信　救荒　救弊　辨誣　獄訟

三卷

德望　淂體　講讀　諫諍　勁直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出處　濟婚葬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奉法　謹慎

後自警編卷之一

學問

趙文貞公庸學問精邃尤深於性理之學長國學二十餘年誨人不倦作成有效凡文章操紙立就詞理精到性聰敏一覽輒記少時聞一書生得元朝文選策文秘之文貞求見生不許他日更往求之則生為借三日文貞一覽盡記如約而還一日文貞與生同在黌舍誦策三四道不差一字生以謂偶熟此而已亂抽諸策令誦之亦如此生曰如公者雖張巡不能及也 筆苑雜記

世祖嘗歎東方學者語音不正句讀不明雖有先儒權近

鄭夢周口訣紕繆尚多腐儒俗士傳訛承誤遂 命老臣宿儒分授四書五經考古證今叅定口訣又會文儒講會異同 上親加睿裁崔文靖恒常在左右每承顧問麾分縷析應對如響 上聽之豐豐不厭語左右曰寧城真天才也 上同

陽村權文忠公近嘗著入學圖說依朱子太極圖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說作天人心性各一之圖廣大該包精深微妙擴前聖之未發開後學於無窮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說則但舉大綱以示學者其旨深矣猶子權先生採亦依圖說及朱子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之說以著天理流行發育之象及學者變化氣質作聖之道其進德先後之目則引孔曾思孟之說用工淺深之意則斷以程朱諸子之論其論天人心性之說多有所發揚陽村之意焉於是著作聖圖 上同

許文敬公稠受業於陽村之門正大而剛毅清慎而仁恕爲學泝濂洛沿洙泗雞鳴端坐日誦中庸扁其堂曰敬庵 東儒師友錄

金直提學汶聰明過人博通經史尤長於史學資治綱目通鑑皆磊落載腹人有問歷代故事者應聲對曰在某卷第幾張百不一失 世宗之命撰訓義公之功居多

見識 誠宗 檢身 正心 檢約 器量 學問

國朝以來能通史學以公為首　世宗眷遇日隆早卒不大厥施 筆苑雜說

沈恭肅公澮當　睿宗朝賜資治通鑑使知古今事以為後日之用公手不暫釋幾於成誦晚好性理之學常讀中庸大學每語子弟曰老來萬事無味惟此書會心耳故凡議大事決大疑必援正諧理無依違之論此其學問之力為多矣 碑銘

金先生宏弼字大猷嘗從佔畢齋先生受業先生授以小學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光風霽月亦不外此先生服膺不怠手不釋卷又云先生嘗戴草笠垂蓮子纓至晚年猶然靜處一室對案看書深夜不寐雖家人子弟莫窺其所為往往唯聞蓮纓抵書案輕輕有聲因知其尚看書也 破閑雜記

鄭翼惠公蘭宗好讀書或夜分不撤其難解者不甚講究至於理道所關及治亂興亡所由判處未嘗不反覆細繹徹首徹尾然後已 碑銘

金先生宏弼受學於佔畢齋居玄風獨行無比平居必冠帶室家之外未嘗近色手不釋小學人定然後就枕雞鳴則起人問國家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曰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是非佔畢齋先生批

云此乃作聖之根基曾齊後豈無其人其推重如此秋江令話

靜庵趙文正公光祖被禍之後人無敢言窮理盡性之學獨慕齋退居呂江逢士人則輒引聖賢事業論說不怠李晦齋自嶺往來必質問辨難而退溪赴丹陽日亦過公廬始聞性理淵源慕齋之於二公有啓益之功而人不知之也先大夫小學於慕齋備知之益素以文章得譽而性且不威世唯以文人視之故也識小錄

權忠定公撥雅好讀書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中宗嘗召宰執宴後苑各醉扶而出有內小宦拾得小冊上曰落自權撥命還之

退溪李文純公滉日記所錄陰清寒暑之節讀書講論之實靡不詳載不但此也逐日之下記今日看破某書某疑見出某書某理改某過修某慝謹言謹行一一書之以自課焉其篤實之學老而愈篤如此遺事牛溪續集

張節度弼武雖以武藝為業手不釋卷又取自警編語以自省嘗銘於劍曰惟存報國之心永絕憂家之念日日新又日新每傾慕南冥在梁山馳往謁之請受一言南冥見而奇之且嘉向道之誠嘆曰百世之下復見夷齊開襟相語一如舊識公拜北兵使諸胡相戎曰張將軍

來鎮慎勿犯邉生事民夷畏服 各臣錄

吳德溪健嘗謂門弟子曰吾受大學論語於先親而惟習其句讀而已矇然不曉文義既數年忽自慨念父兄已沒四無勸勉之人若或惰棄將何以自立而慰先親之望乎遂自奮發刻意讀書而門戶窮寒無以為遠遊求師之計乃搜家間書冊得故破中庸一部大小註皆有口吐者惟從口釋連音斷句而未知意味兀然端坐並其小註而讀之徹晝徹夜未嘗小懈讀過數百遍音訓已熟始復思索積以歲月之久且誦且思專心致精涵濡浹洽然後向之晦者開疑者祛而猶不敢小弛其功待其自至於呈露昭融豁然有洞扶意趣然後移之於大學孟子論語等書各有所迎解而開導者益用力漸久而為功漸易常自念吾之用力雖勤而謏聞偏見恐不免為差謬也歸每欲求質於有道之君子而未得見也聞咸陽人梁君喜有時名隨與同搨辨問疑義則梁君所存只誦得文字而已不問意趣所在其後盧玉溪楨聞余索居窮經求與相見遂至傾到論辨甚久凡吾所疑玉溪皆未之剖釋也玉溪所疑則或余所已曉解者私竊怪之遂遊京國出入太學遍聽多士及名大夫之論其於經學率從口耳說話不肯入思索所謂極其

所至亦不過玉溪而止然後知吾向日研索之功果不至於盡為虛偽也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經學不貴承師要在自己精思熟讀兩盡其功而爾等專仰師口畧不思索纔閱千餘遍自以為己無所疑殊不知讀之愈久愈有疑義愈讀愈思然後庶幾至於無所疑矣此吾平生所已驗者爾等無忽焉公弟守吾堂所記

吳德溪十四歲受易於渭陽都上舍良弼甫自此以後諸經子史皆自透解沉潛研究進進不已入尺旨山淨水菴讀書者前後十餘年閉戶危坐凝然不動晝不交膝夜不安枕或低聲誦讀或靜默對案不與寺僧交一語者或至數月時南冥曹先生藏修於德山洞先生從之遊蓋有所興起者大矣而研經好學則自得誠多焉同上

吳德溪謂弟子曰吾於大學論語則受之先親而周易受之於外舅此外經史子集皆不師承只自看解弟子問何以能乎先生曰十五歲前用功於中庸歲誦千餘遍得力為多故看諸經史自然通解又曰吾於中庸則讀不知遍數大學則約千餘遍諸經史俱不下四五百遍同上

朴松堂英自少業武目不知書一日得其友生書不能解乃發憤棄職還鄉請學於新堂鄭校理鵬鄭以大學授之曰學問之道在致知格物公宜精讀此書松堂唯唯

而退棲于冷山僧舍讀之不輟自謂已有所得還謁新堂新堂問曰冷山之外復有何物松堂不能荅鄭曰公之書此書未精宜更讀之松堂唯唯而退不知所指又熟讀一日反復潛思曰此山之外復有青山寧有他物喜甚以此意白于新堂新堂曰道有通而求諸遠格物致知工夫當從切近底用力透得不可遠求高遠松堂服膺一生用工頗精有自得處云（野史之流）

任判書權幼而穎悟讀書知大義未及志學已遍誦四書三經與其兄樞攻苦力學殆忘寐食雖父母亦或勸輟昭簡有五子皆富才業而公與兄樞實白眉之秀兄嘗稱曰吾弟學問正大操守剛果真吾家千里駒也（名臣錄）

花潭先生幼時受書傳於隣儒至朞三百大文便掩卷踰張而去花潭問何故其儒曰本不知處世人皆不讀花潭因自思若實不可知處先儒何用載傳因請學其句讀諷誦十五日不知幾千遍自然通曉（前言往行錄）

南冥曹文貞公植常愛闍窟山之明鏡臺往來棲息者累年常閉門獨坐看書達曉靜默終晷有寺僧言其所處之室終日寂然無聲但時聞以手指抵書案微有聲因知其尚讀書也（東儒師友錄）

曹芝山好益八歲就學能通文義稍長已知有為己之學

常獨處一小房讀書未嘗出户庭家中人號為小兒房十六歲求見皇極經世書朱子大全於表叔周校理博周不許曰年少業舉者不宜看此書先生退而歎曰是吾學力之未至也愈自刻勵發憤忘食夜則懸髻警睡晝則終遍乃飯 名臣錄

自己卯諸賢被禍人皆以學問為祟莫肯從事閔文景公箕慨然發憤遂携四書往捿山房俯讀仰思沉潛理會幾六七年嘗謂古人之讀聖賢書必孰講深思而後乃解所以多得力於讀書今則先儒訓釋昭然寓目知其文義又何 得於心上之功乎遂手書四書大文究尋領會以驗其所見與先儒之論合與未合如是功多而後旁及他書欲以參驗發明而自秘不出故人莫得而知焉嘗就質於慕齋慕齋大加歎異曰閔生之學非也儒所及善自韜晦不求人知常灑掃一室整理冠巾不觀非聖之書名其所居齋曰觀物最好周易孟子晚年讀綱目手不釋卷常自歎曰少時家貧親老僥倖科第若平生之志則不在此欲究性命之源探孔顏之樂而悠悠風塵日暮途遠茲可謂命也耶 名臣錄

盧佐郎守慎寡悔吾友也嘗問余子見學問人乎余歷舉當世之志學者以對皆曰不然余曰子則見何人曰李

復古庶幾此問答在癸卯甲辰年間追思之寡悔已於其時見得學問大段而余則但聞學問字而不知學問事也寡悔時年三十可謂見得早也（前言往行錄）

白休菴仁傑雖不能下學問之功而每與牛溪栗谷論學雖耄而不廢栗谷每曰白公之識見雖差八十之年矻矻論學不談他事只此人也（栗谷外集）

朴文忠公淳受學於花潭先生得聞性理之說尤邃於易明睿之至考索精深而其悟透自得之力為尤多中年事退溪先生多所啓發退溪常稱與朴某相對烟如一條清水（名臣錄）

李土亭之菡少不學既長其兄之蕃勸之讀書乃發憤勤學至忘寢食不久能通文義不事科舉喜無羈自放也與栗谷相知甚熟栗谷勸從事性理之學土亭曰我多欲未能也栗谷曰勢利芬華聲色財利皆非吾丈所屑也有何欲可妨學問乎土亭曰豈必名利聲色為欲乎心之所向非天理則皆人欲也吾喜自放而不能束以繩墨豈非物欲乎（栗谷外集）

李土亭卓佹不羈跡也其天賦純良孝友出天讀聖賢書行坐念誦每與學徒同行有時卒然問及經史如或未對則必咄歎曰爾輩豈以道路之苦而廢誦讀乎（畸菴雜錄）

李士亭壻毛山守平居罕讀書開卷必竟晷達夜旋出廣陵村庄送奚取燈膏毛山止之曰郎嗜書過恐傷也乃腰斧入山中斫松明燎於堂堧烟漲火熱人皆避公獨端坐不倦者歲餘矣經傳史子百氏之書無不貫穿涉獵 東儒錄

鄭松江澈讀書不過三遍即成誦於近思錄朱子書著力尤多雖在憂患流離亦課誦不輟在江界手大學一部兼誦小註於圍籬長木白以書之以朝夕寓目其勵志不懈如此 墓誌

栗谷李文成公珥曰曉起思朝之所為之事食後思晝之所為之事就寢時思明日所為之事無事則放下有事則必思得處置合宜之道然後讀書讀書者求辨是非施之行事也若不省事冗然讀書則為無用之學 續玉露

牛溪成文簡公渾弱冠嬰疾繼以連居親喪羸毀益甚遂成沉痼至於一日一飯冬衣至夏而終不敢以疾自惰燕居矜嚴有如賓祭未嘗晝卧覺有懈意則輒整容收攝振發精明有時澌掇不支則惟以背靠屏而坐瞋目調息而已少頃蘇輒起作看書孜孜日夕不知其疾之在身而形神之憊瘁也李士亭之菡嘗訪公至溪上因規之曰公疾如許而劬書不止殆於成癖昔唐明皇溺

色亡身人皆笑之今公耽書以增疾夫書之與色清濁
雖殊其爲殘生傷性則一也然則今日經子聖賢之書
亦公之尤物也先生笑而謝之東儒師友錄

李忠簡公山甫嘗在江榭讀書諸友共拉公登舟抵奉恩
寺諸友先入寺日暝還舟則公在舟中讀書諸友共嘲
之公曰父兄有戒不敢違也名臣錄

寒岡鄭文穆公述少時天才發越十三四歲學業已成吳
德溪爲星州教授贈詩以奬之十八歲通讀周易一部
能曉文義乃籤付其疑處就質退溪將留學焉至其相
質凡寒岡所疑退溪往往亦不能明解寒岡遂欲辭歸
退而見月川月川問何以欲遽歸寒岡具告以其意乃
責曰易學本自難解雖其所疑未得一一透吾君以年
少之人聞先生道德不遠數百里來拜其所觀感興起
者豈徒在於一二文義耶寒岡遂乃留一日而歸退溪
嘗答人書曰有鄭某者來見亦甚穎敏但恐其敏處反
爲其病盖謂此也南溪記聞

重峰趙文烈公憲自幼嗜學雖隆冬盛夏衣履盡破而忍
凍從師不避風雪每值禾熟則先生以親命守宿田間
隣兒同學者數人亦從之夜各陪所讀書誦至夜深隣
兒瞌睡先卧先生猶誦不輟久方假寢鷄一鳴先生又

見識 誠意 檢身 正心 儉約 器量 學問

起誦之隣兒方酣眠聞先生書聲始驚起隣兒每恨其不及竭力爭先如是者累日而卒無能逮之者時故牛田間牛行逐草先生必執書隨之且行且看天雨則披卷于簑笠之下潛心探賾有時失牛所在每日親採薪烘于親房烘訖火殘則撥灰搜火以書側暎火光而讀之火盡乃已稍長以農為養往于田必先就隴間横木為架而置書焉待休暇讀之日以為常轉

先生少力學自立專以踐履為主其於書也益成癖焉而非以為口耳資也登科入官之後猶不廢書課早夜矻矻書不去手嘗以質正官赴燕凡使臣入遼男者皆以健騾駕輕車而馳之其行甚疾終日飄揺頓感坐者不能安席先生坐車中看書晏然如在書閣馳驅原隰往返六千餘里未嘗一日輟也

先生嘗往吊士亭先生於保寧地暮投店舍歇泊李生某隨至亦欲舍宿見先生行色憔悴草屩布衣初以為行旅之賤者諦視之則容貌古奇不似庶人乃去投傍店先生呼曰此屋頗寛不妨一夜同宿李生乃還就之叩其姓名則李生也遂與之處既夕先生招從者燃松明出行槖中書帙整衣冠危坐翼然端拱看到夜深乃宋朝名臣言行錄也知李生士人可語又出栗谷先生所

著擊蒙要訣一編示李生問曾見此書否李生對曰未
也先生乃曰修身應事之要略備於此為士者不可不
先讀此書先生悚聽先生乃出裝中紙手裁為卷傳寫
以授李生鷄鳴始就枕向曉又起坐看書李生同行數
日未嘗見一時廢闕也所與言者無非修己篤行之事
李生視馬所載一邊奠物而一邊乃松明也其力學勤
苦獎掖後生如此

癸巳秋天朝經畧兵部左侍郎桐江宋公應昌按節東萊
移咨本國令選書筵講官文學之士數三人來候幙下
講論道理司書黃慎文學柳夢寅及余皆以春坊講官
實應是選而往經畧禮遇甚隆軍務之暇間目尚接輒
講大學旨義盖天朝多尚陸氏之學經略學於王陽明
之門欲觀我國學尚每於講時力詆程子以親民作新
民之誤至曰大學一篇大義都在親民上余等極陳朱
陸之辨經略令余等製大學講語逐章作註如大學衍
義余等曰我國尊尚程朱雖新學小兒絕無他伎曾書
妙旨程朱夫子講定發揮靡有餘蘊而諸儒諸說俱在
輯註此外何敢贅一語經略笑曰貴國學尚如此則諸
公雖不必變易前學但可從所學而著說資我講劘耳
第不宜蹈襲固儒陳言腐語以流出胸中者別成一書

為當余等製第一章講語以呈則經略自製一篇令從事叅謀官河間府通判王君榮書而示之每到處必會於鄉校明倫堂辨講異同辭說甚多未幾柳以持平承召先還余始以說書來承拜司書與思叔同在幙下自三月至九月經略始渡鴨綠所著逐章講語經略刊刻為一部書送于行在亦分送一件於余等經略上本題請　王世子經理全慶軍務特賜專勅權揔節制巡按周維翰以監軍御史出來經略會讌於統軍亭招余兩人謂御史曰姓黃姓李俱以伴世子的春坊學士也俺欲論經學呼置幙中今七朔矣御史問東國學尚如何

經略曰尊尚程朱御史曰也好也好唱（沙集錄序）

趙月川穆於書無不讀無不講夜必明燭炷香讀近思錄朱子大全性理諸書或誦淵明擊壤集濂洛風雅等詩聲音和壯了了可聽至於亂離奔走之際猶不忘教誨曰陸秀夫在舟中猶講學朝聞道夕死可矣講讀不輟（碑銘）

朴錦溪東亮自少聰明好學每以早貴鞅掌不能專心問學為恨四子詩書恒自念誦至老猶不忘晚在遷謫即取心經近思錄兀然終日而讀之殆不記遍數以此從侄叅判公潢嘗曰叔父流離困苦前後數十載人所不

堪而處之常裕然心不少動此讀心經之學也家錄

識小錄云余二兄少日受學於眉菴公眉菴公學問甚粹操履極篤每見學者必以誠明之學諄諄誨之不倦而性甚迂踈不能治家事衣冠巾襪垢膩破壞非夫人改易以新者則不知其飭理所處一几展書之外雖蕪穢塵埃亦不之灑掃其對人談俗務若侗闇無識者至談及格致誠正身心治道則達見該識出人意表支解縷分痛狀明白聽者亹亹忘倦夫如是故在講席能動人主之聽

高杜谷應涉年十二造舍金后溪門請授中庸后溪曰中庸微妙之書非汝蒙學所能讀公涕泣而還開卷默誦十七取室花山稍有資賴公持斧上後山斫木負來一家驚之婦翁責之公哂曰非他所知有何羞乎手搆二間屋塗閉門户只存兩壁穴一以答親賓一以通飲食堅坐踰年讀一部大學隣族具酒食以請則荅曰以我為飲食人耶有朋來見則相見于壁穴曰既見面矣各修所業可也一洞以為狂郎見東儒錄

清陰先生天分甚高見識精詣其於學問之方義理之粤靡不領會通透而然不知以此自名惟以力行指敬為主甚惡世人無真知實踐而文飾經訓以自衒者嘗有

以牛栗兩賢所論四七異同為問先生答曰栗谷所論使人晩然比之行路其猶身歷而歸見者也平生手不釋卷至晩年不廢言行錄

金北渚塗於晩年沉潛乎聖賢之書如心經近思錄朱子大全論孟諸書尋繹不釋乎手嘗與土塘吳相論性理說後吳相謂人曰左相閑居數年所讀幾許而多有實見得處其天才不可及也尤好周易日有程課誦讀孜孜曰士君子必讀易而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如吾者擿埴冥行知進不知退屢見跋疐無足恠也謚狀

權石洲鞞世但以為詩人不知其志學惟朴潛冶知誠於李方叔誄文言之余以是問於苞菴苞菴曰是說是也當石洲謫在東門外村舍行裝無一物惟命賫近思錄朱子書節要二帙將以用力于此此可見也南溪記聞

金副正友淹受業於秋浦門下至丁未南徙滄江負笈而從與府尹公同枕席殆四五年嘗見先生沉潛性理日夕講究朱書一帙恒留案上雖與人酬酢而亦常寓目於書人有請業者必勸論語小學諄諄開導未嘗見倦懈之色先人嘗有言曰先生造詣之極雖不可窺測而踐履之方自然不違繩墨造次言動之際亦可見其成德金都事植所記

見識

黃翼成公喜之爲相也姜文景公孟卿爲僚佐翼成曰老物閱人多矣姜郎大器不出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筆苑雜記）

麗季倭寇充斥以其沿海四面無置鎮防守處也自太祖開國以後於海港要害之處皆置萬戶營以水軍處置使領之由是倭變稍息其後倭亦作梗　世宗命三軍征對馬島雖不得大捷而倭亦畏威不敢肆有倭數戶欲居三浦　世宗嘉其慕義而許之許稠泣諫曰倭奴不臣不叛其心難測豈可使鱗介之鄙間我衣裳之人後日生齒漸繁當爲國之巨害臨卒亦再三陳　啓請及未盛而剛還之當其時人皆以稠言爲尋常而不甚駭至今三浦有蔓延難圖之勢然後服其先見之明也（慵齋叢話）

許詡之拜承宣也人皆來賀其父稠獨有憂色終夜不寐人問其故稠曰天道滿招損稠無功德於世而位極人臣子又承宣許氏之禍無日也其言至是可驗詡死而許氏諸侄皆禁錮（南孝溫六臣傳）

李文康公石亨識見超邁　論議正大居恒無疾言遽色安平大君聞公名艷慕之累遣人求一見公終不往亦不

受其遺人以爲先見 名臣錄

燕山新立朝野皆稱英主而佔畢齋金公宗直以老去位還鄉鄉人問今王英明先生何辭位而來佔畢曰觀新主眼睛如吾老臣得保首領幸矣未幾有戊午甲子之禍人皆服其先見 野史之流

世宗朝宋史不到本國 世宗累陳請未蒙 欽賜一日集諸賢先生論宋朝人物居正亦在末席或曰作宋史王安石合在何傳諸先生皆曰合在奸臣傳有一二駁者曰安石作新法亂天下是誠小人然安石文章節義多有可稱者原其本心未嘗不在於憂國憂民其誤天下正坐迂濶執拗耳不可齒列於秦檜蔡京之儔合在列傳柳誠源力主是議未幾宋史來安石果在列傳誠源喜曰昔朱子綱目之未到我國也益齋李先生讀資治武后紀喟然而歎作詩一聯云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朱子果點周而尊唐益齋先生頗亦自負誠源雖不敢窃比益老當受諸君降幡 筆苑雜記

鄭新堂燕山初嘗仕于朝一日謂人曰我夢文廟位版徙于僧舍云云及其荒亂乃以成均館爲遊宴之所撤移位版置于高山菴裡又移太平館又移掌樂院序次無倫香火久絕神人之憤極矣時姜渾沈順門爲舍人皆

有所聘之妓先生戒二公曰亟遠之無貽後悔姜公去之沈不從二妓選入宮中極被寵幸沈竟死非法人服公先見或曰知文廟撤毀者抑自預料而盖托於夢云 丙辰丁巳錄

權文忠公撥初為吏郎時朴說為判書見公來握手相歡飲或怪問之說曰不見其人儀度乎異日當為大器 略臣錄

尚成安公震世居林川其先不大顯其父察訪公筮仕僑居于長興洞口成安兒時率群兒嬉戲於街上鄭文翼光弼為首揆時見而異之令小吏挈來至其第啗以飲食極加稱賞曰此兒異日當坐吾座但避事少建白耳成安果登元輔在相位者十六年享太平之樂而女主臨朝故雍容養重一如文翼之言異哉 樂全堂漫錄

有隱君子匿跡於皮匠之中靜菴知其賢就而問學時或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然得君而後可為也方今 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間之則公必不免勸之仕不應終不言其姓名也 潛谷記聞錄

洪相國暹少時為金安老所陷受庭刑竄興陽安老敗遂光顯其刑也有人言於蘇贊成世讓曰惜夫退之之止

於斯也贊成曰此人必有前程豈遽死也其人曰何以知之贊成曰曩日課製灩澦堆詩結句曰清猿啼不盡送我上危灘如此詩句可知人休咎云竟八相黃閣二十年八十二卒詩亦可以占人窮達如是哉晴窓軟淡

以鄭順朋卜相或曰順朋被己卯之禍久見廢斥家貧多子女不能自存少與柳仁淑交厚仁淑憐其飢餓計口送米久而不怠人多義之順朋之得免餓死皆仁淑之惠也金安國嘗曰順朋初非己卯士類而誤被顯斥他日若得路而行其計則士林必無歸路既得志即殺仁淑安國之言如合符節可謂有先見之明

鄭湖陰士龍少日無檢不為文翼所賞士類多短之擯於外己卯士禍起召為司諫人皆憂之曰彼積憤久矣必將甘心文翼曰吾知吾侄雖持己不慎而必不為害人之事也及八果辭避不與時議人以是多湖陰而稱文翼之能料人焉識錄小

林塘鄭公惟吉以總角入贅元門元與文翼公為友公囑于元須勸讀之不勤撻之可也元依公言教之不從又欲撻之走歸于公仍不還元嘗問于公曰今則讀書如何公遂答曰惟吉讀書日日不林塘卧房中方窃聽之乃應聲對曰祖父藥酒朝朝猛公喜曰君勿慮終當為

大人鄭南峰芝衍即公之嫡曾孫方林塘之唱榜也南峰年十二公撫其背曰爾無羨也爾亦當為及第登吾座也其後南峰八相先於林塘以公大德既有二孫又能先見如燭照數計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果不可信哉 奇齋襍記

金大憲繼輝戊辰間忽嘆曰洪曇為吏曹判書金判書殆哉所謂金判書即公從叔父鎧也人問其故公曰洪與金判書極相親必引為大憲為大憲則必斥士類而自敗矣金判書後果以大憲白 上曰今日所謂士類幾為己卯矣舉朝驚駭竟以臺論被門黜 行狀

金大憲少與朴啓賢李俊民李遴談話於槐院諸公謂曰試言吾等之前程公笑曰君沃子修為兵曹判書而子修後於君沃矣君沃啓賢字子修俊民字也又曰叔膺則與魚瑄之同矣叔膺李遴字瑄之季瑄字也其後朴與李先為兵判魚與李皆以守陵官陞為判書李心甚服之至老而言之不已 行狀

曹南冥藻鑑洞燭人無能廋匿有新進少年躡清班擅盛譽公一見告人曰觀其挾才自恃乘氣加人異日賊賢害能未必不由此人其後果登崇位陰結凶魁弄法行威士類殲焉又有士子有文才未第其人陰猜娟疾仇

視賢人公又見於群會中退而語友人曰吾察於眉宇之間而得其為人貌若垣蕩中藏禍心如使得位逞志善人其殆乎友人服其明墓誌

介清因交嫁安門婢名銀伊居户下累世安門與奇高峰為一家安門指揮介清往拜奇公請師事之高峰曰汝文理已通何必學於他人拒而不納介清辭退坐客問高峰曰公何拒之甚也高峰曰不見其容貌乎決不可親近者也記事

徐公益與李相國元翼同榜及第方在長房之中李鵝溪與徐公為一家之人循舊例往見則徐公素放謂鵝溪曰此間有絶等蒙俱幸一奇觀仍招出李公曰此物是也李公素清羸破帽鬼服勞悴已極鵝溪鑑識甚高一見知其為國器傾許頗深徐益并與鵝溪而侮弄之後徐公低佪外郡李公雅望藉甚已為吏判朝夕將入相徐公每嘆曰塵埃中識人難矣李公位至領議政勲封府院君為國家倚重者垂三十年卒年八十八徐公官至義州牧使年纔五十而殁夙抱高才其輕世傲物如此竹窓閑話

人問士亭曰今世草野間亦有人才乎公曰吾黨有趙汝式者安貧樂道擺脫名利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求之古

人實罕其儔吾意以為可用之才此外吾無知也人曰所謂人才者當大事能辦之謂也趙公之伏節死義人皆知之至論其人材適用則恐不足以當之也公曰自古能當大事者恒出於安貧樂道愛君憂國之人固非如君輩所能識也世皆以此人為迂濶無能衆口一談吾言必大笑之君但自知而已慎勿傳說他日當知吾言之不忘也（重峯遺事）

朴瑟僩民獻在縣日無事繕甲兵訓民射修飭武備甚勤客恠而問之乃曰國家昇平百五十年海隅之民不識兵革豈常久之道乎不一整頓緩急恐不可用聞者以為迂後數年有倭亂人始服其先明（遺事東友師友錄）

柳泛愛祖認當柳淵之獄衆皆謂淵殺兄獨先生保其不然曰吾觀淵爰書以此知其寃其後十二年獲淵兄於關西時人始服先生有先見也（東儒師友錄）

趙憲常言汝立必為逆及汝立謀反憲自謫所蒙放而還諸士大夫相與慰賀曰何以知汝立之為逆乎公之先見不可及也憲曰吾非先見之明汝立嘗於　榻前頗有不好底辭氣　上曰汝立多氣不合於近侍熟視久之汝立殊無惶恐之色及退沒階又瞪目回視而出此非逆賊乎願諸公未之察耳衆皆歎服（己丑記事）

重峰先生嘗遊大苞山留月餘不以讀書為事日往山谷間或登高望遠藉草臨流盖以娛憂舒悲意不在於留連光景也履弊則自織之不假于僧尋常言語間咄咄之聲不絕於口至於當食有時棄匕箸嗟吁寺僧莫測其意一日與僧四人對食先生先進數匕推其餘以與四僧者曰明年必有倭亂我當舉義勤　王今日共此飯者聞吾起兵可即來同事僧輩恠其言佯應曰諾明年壬辰變報至僧輩驚服爭先赴義而四僧中其一已死其一脚病不行餘皆與先生同死病未赴者其名粲猷丙申夏余遊獅子山與猷相見猷也為余道之且恨不得與之俱死垂涕久之

先生仰觀天象俯察人事知有倭亂以石盛饁罷中令內子戴之日日上下山阪人問其故則曰吾欲豫習勞以避亂也人皆笑之辛卯七月初二日先生往見錦山郡守金公玄成朴生廷老從先生與朴生登暎碧樓游賞日在未申間忽有赤氣自東方起分為三派一派向北而長亘天一派向西而長半天一派向南而長又半天其光燭地先生諦見之謂朴生曰秀吉之兵已動矣明年必大舉深入當如此氣吾將奉母避亂于公州君亦從我可矣厥明先生見金公具言其狀請報監司轉聞

于朝亟圖防禦之策金公如其言圖形牒報則時李洸
為監司寢不啓壬辰三月先生自沃川来省先壠操文
而祭之告以亂將作永訣之意親朋来見者心内不信
試問亂果作何地可避先生曰若入江華磨尼山似可
免矣其言可驗二月夫人捐世踰月將葬親賓咸集忽
聞天際有聲謦然先生大驚謂人曰此天鼓也賊必渡
海無復可為因流涕不已及起兵後嘗夜觀象緯忽北
向拜哭良久乃止幙下諸人問其故先生答曰吾以為
楯及行朝今更察之二　王子之入北者其獲於賊乎
門人等皆誌其日月後聞凶賊渡海　王者被虜之日

果其時也 卧

樂全漫錄云有一宰臣不欲言其名狡而有小才曲事李
白沙白沙　薦甚力先君謂白沙曰是夫不正仍言其
心術心微白沙猶不悟戲為書曰僕不知平生令公為
申韓者也盖善謔也癸丑獄作時事大變其宰臣改事
權倖奴顔婢膝終至結宮媛以厨饌為供白沙聞之歎
曰玄翁之見吾所不及者不但三十里遠也

姜王天使頒詔回將閱毛文龍之兵巡詧使尹暄隨詔使
在毛鎮毛之票下有姓倪者投密書於暄謂毛帥不利
於詔使次及本國暄以其書聞廷議洶洶公卿聚　闕

下待變日脫暄報不繼至衆情益懼以為事幾已變尹暄亦不得自脫故不更報耳至於議出其代公獨不動談笑自若謂崔鳴吉曰即有變邊書且續至以其不至故知其無事耳及暮邊書至果如其言上同

戊寅年間栗谷来寓楊花渡松江公往見之談間謂栗谷曰兄推許李潑太過然必終見傾陷矣栗谷明其不然生亦在坐曰潑也豈至如此公曰後當見之及見潑與其同類共陷栗谷無餘力一如公言吾深服公先見之明至于今不忘沙溪所錄

壬辰倭寇李鎰將出師欲率京中精兵三百名取選兵案閱視之皆閭閻市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無可遣者李鎰受命三日不能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金沃隨後領去時左議政柳成龍在賓廳謂同列曰叔獻每欲練兵當時無事吾亦以為憂民到今思之李文靖真聖人也叔獻李珥字世所稱栗谷先生也嘗以軍籍頹廢必須汰去老弱抄出精勇以充十萬之數可為後日緩急之用群議皆以為不可柳成龍亦力止之珥謂成龍曰國勢不振久矣俗儒不達時議公亦有是言耶至是軍政民力莫可收拾故成龍發此歎再造藩邦誌

李鰲城恒福早樹勳業為中興名臣真不世出之人豪也

亂平後公入相數歲而罷既而　宣廟專任小北一隊
光海初再入相然時勢已無可為者公不能匡正間雜
詼諧有安石坐鎮之議物議甚不快宋公英耆下鄉時
往訪值駕乃以一大西苽遺侍者進之公還見曰此人
殆病我以與世推移也光海嘗削任永叔科公不能力
沈一松喜壽反爭之權石洲語人曰豈知今日鰲城乃
不及於沈某也石洲之獄亦物情益駭及永昌之議漢
陰欲守正公謂永昌死則傷勇漢陰先敗後五年而始
因廢大妃為收議辭意凜然竄設北塞謫公者大服所
謂恐負遼東赤黑子也盖公自壬辰罷相以来好讀左
氏傳春秋禮記等書見識文章益大進可謂能先立乎
大者不惟其天資為然也南溪記聞

渭陽往拜完平請曰先人行狀今將撰出大監平日與先
人最親必有所詳知者願聞之完平含淚喟然曰先君
子行誼在人耳目者固不待吾一二談而其中一款則
人所不知而有不可泯沒者吾當言之光海初年吾入
相先君子亦以工判在京一日送言曰欲畱從頌今日
當進云吾諱客而待之是日應教柳希奮来訪而不見
已而先君子来見曰竊觀今上初政大不如先王末年
前頭時事十分可憂吾職務不緊固無大段難處之事

大監責任甚重自料前頭能擔當康濟則可以出矣不然則必有大狼狽商量處之吾淺見初不及此猝聞公言驚動自失因以得病卧痛十餘日拘於事勢不得已出仕畢竟時事大謬一如公所言是公之達識過吾輩遠甚云 秋浦集沈摠所記

晉山姜緒於諸姜中為人頗善號有藻鑑且好卜術一日象村申相及李呂州綏祿并騎過友人家適與姜公相遇非素際也二公先起去姜公謂人曰吾聞此二人清名一節之士世俱以公輔期之每思一見矣今忽邂逅第綏之罷淺而氣浮必不久於世官亦不顯儆叔儘非虛聞亦必大福矣果如其言 南溪記聞

黃秋浦慎年譜云丁酉正月差慰諭使時倭賊方謀再犯而忌統制使李舜臣乃縱反間行長通於兵使金應瑞曰今番和事之不成清正實主張若去此人則我之恨釋而貴國之患除矣某月某日清賊將宿某島若令舟師潛伏要之則可縛而來應瑞以聞 上急召備局大臣及公議之 上問曰行清兩賊果如是乎公曰二賊雖曰有隙臣未聞自古奇謀秘計出於敵人者也 上顧柳成龍曰此言正是卿意如何左右雖然公言猶幸其或成仍請令公往公新自海州歸未及省親 上乃

顧笑曰欲遣卿行而其如久勞何公對曰君父有命萬一事集則臣何敢憚勞即日辭朝以慰撫諸君為名實令設策擒清賊也公密諭於舜臣舜臣答曰海道艱險賊必設伏以俟多率船艦則賊無不知之理少則反為所襲遂不行是日清賊果來是島實與行長謀羸師以誘我也朝廷猶以不遵朝命為罪拿推舜臣元均代之乃覆舟師人始服公先見

宋邦祚字永叔性竣潔疾惡如讐當昏朝時鬼魅滿朝人皆憂栗如不得保其首領嘗與吾輩若干會一處叙話座中談及時事無不愍然危懼永叔獨奮然曰天定亦能勝人人理泯絶如此此豈無天道之極乎諸君但當靜以待之吾言自有驗矣余嘗與聞其言到此時深服先見之智也敏

一任踈菴叔英壬子春始仕槐院未幾鳳山誣獄起政院擇擬鞫廳假註書公以末擬受點時吏官多欲薦公恐怍光海意不果及是院中驚喜以為光海意已解皆勸就職公稱病不仕或規之曰何不暫就以少答上意乎曰吾觀其獄狀必誣告也一日仕進則後必為原從功臣以此不敢出非故慢上命也其後獄禍蔓延權石洲鞾坐咏公對策事辭連拷死人為公益懼 言行錄

有洪姓老儒與公素相善公嘗謂曰洪某不久必入邪經矣渠前日過我盛稱栗谷道學高明優於孟子渠安敢妄論先賢其意不過以吾輩尊尚栗谷要以此悅我其用心已左何所不至未幾洪交結李爾瞻得除金吾郎受其陰囑潛放死囚事發幾不測爾瞻庇之得兌遂為棄人上同

尤菴所撰白洲鎰狀曰余從前輩諸賢孰聞公言行云為其中一段有如蓍龜者然盖公癸亥三月倉卒諸闕逢着一人則有得得色及見磎谷張公則執手流涕公每舉以語人曰人心不同如此是將吉凶兆也既而果然余每服公見識之高也

李忠壯公重老明於鑑識一見人立辨善惡嘗謂逆适尖頭蛇精必凶人也在伊川有一人造遊自言新寓境下願得存護公文公諦觀其面目即命下獄曰此必獷猂賊也衆莫之信後數日有一老人來訴曰此乃我叛奴殺我稚子而逃者也公即以出付殺之衆皆驚異以為神 謚狀

後自警編卷之二

器量

黃翼成公喜度量寬弘有大臣之體居相位三十年享年九十論決國事務從寬大平居淡如雖兒孫童稚羅列左右啼呼戲噱略不呵禁或有挽胡批頰者亦從其所為常引僚佐議事方濡筆書牘有童奴溺其上公無怒色但以手拭之而已 筆苑雜記

黃翼成當 世宗朝幾三十年為首相喜怒未嘗一見於言面遇童僕有恩未嘗加以箠楚所幸侍婢與小奴戲謔甚狎公見輒笑嘗語曰奴僕彼亦天民豈合虐使之

也至為書以遺其子孫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有梨方熟零落滿地公大聲呼侍童狂童謂呼童必拿吾輩去也驚惧皆避匿暗中潛聽之侍童至則曰將柳罷來罷來則將梨以與隣生竟亦無一言國朝野籍○慵齋叢話云黃翼成公寬弘大度不拘世事年高位重愈自謙抑年九十餘常坐一室終日無言互開兩眼看書而已室外霜桃爛熟隣兒來摘之公援聲而呼曰勿盡摘吾亦欲嘗之少焉出視之一樹之寀盡矣每晨夕餐飯羣兒來集公除飯與之叫噪爭食公但笑而已人皆服其量

黃翼成當　英廟有為之日制禮作樂論大事決大疑日思贊衰而其於家事之大小皆不關念一日家婢相鬪喧鬨移時一婢至公之前叩榻而訴曰某女人與我相抗所犯如是極為奸惡公曰汝言是也俄而一婢又來叩榻而訴亦如之公曰汝言是也公之侄某在公之傍慍色而進曰甚矣叔氏之朦朧也某也如彼而某也如此此乃是而彼為非也甚矣叔氏之朦朧也公之汝之所言亦是也讀書終日終無分辨歸一語松窩雜記

秋江吟話云先是龜亭南在號持心大謹不檢形外一日著國家所禁衣服朝於闕有人諫於家曰大臣亦為禁服歟龜亭瞿然呼婢曰我朝會時服何意耶人服其雅量宏遠不審衣服也

南忠簡公智始仕為監察時考忠景公必日問赴公所為

忠簡一日自請臺而還白曰有吏入庫潛懷錦段而出既不忍抵法又不可任其盜竊故使之還入如是者再三吏方識吾意置段而出惶赧而去矣忠景公喜曰吾無所悔矣自此更不問（後孫彥記錄）

鄭貞節公甲孫為大司憲激濁揚清朝綱大振然寬厚持大體舊制公會臺諫必連幙而次或時飲酒捲帳相屬號曰捲帳飲若值酒禁臺官執法不飲諫院飲酒自如一日臺官持盃引滿戲於帳隙示臺長臺長亦戲以手拂之杯從帳隙中而墮圜轉至於憲長案前諸臺長惶惧無措臺吏亦相目未敢捽止終日在前臺中恐生事將仕罷貞節語吏曰彼如鵝卵者何物也可容水精珠幾顆乎吏曰可容百顆貞節曰可從所出隙中擲之滿座皆服其雅量諫院相傳有杯形如鵝卵可容一升許水精珠犯禁而沒者

河文孝公演嘗按慶尚道南政承智為亞使公甚器重不以僚佐待之嘗行至晉州文孝歎山川雲物之勝公晉人也南改容曰山川雖勝而品官甚惡文孝大笑人服其雅量後與南同升諸公

辛文僖公碩祖嘗修史春秋館與一下僚同事筆硯下僚忽遽間顧吏高聲語曰辛碩祖將筆硯來旋即慚赧低

頭不敢仰視文僖遽前執手曰我輩少時失言於先生長者前豈止於此耶即呼酒來滿酌對飲人服其弘量

以上筆苑雜記

高奉常台鼎有友金茅與河東府院君鄭獜趾隔墻焉高尋金距門跟呼童曰某來報汝主速出見也童出曰主方進食姑少待之高大聲曰汝主亦人乎何以曰進食必進糞也何客來而不出也少頃有老大人自內顛倒而出諦視之則乃河東府院君也高不覺慚惶俯伏謝罪曰某以為友人金茅而無禮至此罪當萬死公笑曰落地皆兄弟誰非友也引與入內設酌大飲高不勝杯酌竟亡走

青坡劇談

金壽童瑞重多智自為儒士及至大相人莫能議其是非當燕山凶淺之時被寵任相而亦能隨時低仰上不獲罪下能活人搢紳之士多賴以全當時在相位者競治第宅務極華侈苞苴成市門墻如沸壽童獨不然及舉義之日成希顏往諭其家不詭隨不躁動從容審度然後行士林服其量

陰崖日記

鄭文翼公光弼在己卯年間為首相　中廟因災異延訪于思政殿左右迭進各進弭災之策韓延進曰聖上雖勵精求治鄙夫敢據首相之位災變之作必有所由而

治道之成不可望矣及退賓廳右相申用漑作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顏色自若揮手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怒故發此言也若少有忌憚雖勸之必不肯也於吾固無所損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宜摧抑之也用漑服其言而聞者以為有大臣之量松窩雜記

洪相國彥弼嘗曰臺諫刺舉大臣不置畏憚大臣聞彈論斥己不作憤恨此治世事也以故謗議或及必曰此中吾病處之怡然每於議事之際群言風發初不立異徐以一言決之碑

靜菴先生嘗曰學者立志雖以聖人自期未為過也至於待人則各取其長而務廣容人之量可也先正有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可不體認東儒師友錄

丁贊成玉亨為直學時於途中逢一使酒者謂執鞚者嘗搏己曳其髮批頰無數其丘雖見曳而猶不釋鞚公隨其鞚者見曳而或東或西良久終不怒使酒者力疲乃解去五六步復來拜於馬前曰大人當作政承云公唯唯不問公嘗與尚相震同監　仁廟胎峰于嶺南咸昌倅兩相舊知也欲勸酒而先醉因失溺流于座公指尚相使見之相視而笑主倅因入衙而罷其後公無一戲

言及其事尚相亦喜其量而默識之逐慶尚之路而終不說常歎服以為不戲人小事況言人大過乎 名臣錄

李文翼公德馨嘗有同學者以情外言毀公人亦為公究問其為誰公不肯人問其故公曰此不過相切人所為苟問其名而於心有所不忘甚不好矣且彼若知我之知其所為必有不安於心不如不問之為愈也況我無實犯毀將何傷其量之大可知矣他日之樹立為如何哉 漢陰遺事

樂全謾錄成安公肩輿抵清江公所同學諸生不意大相奄臨顛倒走避匿其妹於後園林莽中成安悉招諸生置酒款洽酒半問曰諸生攻苦日久欲同一名妹佐歡無乃有入幕者不諸生相顧錯愕成安令侍者大索得之莞爾曰固知李郎風致不凡賞賜甚厚頗謂清江公曰此妓絕佳久置之恐為賢累成安暮歸清江即與妓絕人服其勇遂為士林美談

慈山之夜賊兵之潰散者三千餘人從李亂緒到平壤者六百人樹白旗於西門外招來降卒別作一隊屬於將領而軍校之背逆歸順者元帥入室中披襟語之曰能刺刺我不能聽我調用推心置腹無間舊部曲人皆感泣願以死報賊 西征錄 山記

金將軍應河庚戌再授宣傳官都體察使鰲城李相超授
慶源判官秩滿將還觀察使韓浚謙誤注下考仍置幙
下及韓公廢出郊外將軍先人往慰或問曰韓於君有
何恩德乃如是乎答曰將卒情分在我難恝殿最往事
何至介懷聞者嘆其義服其量 名臣錄

正心

金寒暄宏弼常肅然冠服終日竟夜嗒然不言蓋用力於
未發前氣像也 東儒師友錄

靜菴趙先生曰學者先務莫切於義利之辨私欲之萌皆
出於利從念頭拔去根本然後可安於學矣嘗聞本朝
許承相稠對案兀坐夜半偷兒入其室盡輸家貲承相
冥然若泥塑人盜去良久家人始覺追之無及頗恨焉
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來戰於心何暇警止外賊乎先
輩克己之功如此學者亦所當 文集

履素齋李公仲虎嘗曰動靜語默皆天也一毫之差生理
便息故嘗刻九容九思於竹簡串以韋帶終身佩服刻
敬義二字於環玉懸于笏端聞其鏗鏘惟恐有失常晨
興與櫛坐書堂終日儼然如對父師行必規步坐必危
坐寢用警枕小睡即悟默坐達曉雖陰寒盛暑整巾束
帶講論終日部析精到眉目崚峻略無頹惰之氣 名臣錄

李一齋恒登道峰山望月菴收心危坐或誦或思要必體認心得而後已傍有坐禪與偕攻苦至浹三　或晝睡而先生精采彌露會緇流閧堂且起視旋自訟曰心為形役烏乎做工非與手服上服不敢對案行路旅店亦不廢名臣錄

李忠定公浚慶就從兄先生得聞趙靜菴餘論日用勤靜恒加存省以致力於不欺之域惰慢鄙背不形于外守儉約絕玩好惟以讀書為樂淨掃一室焚香端坐小學近思常置几上將聖賢格言及讀史有契于心者亦必貼諸壁而觀之倦則肆書曰不欲使此心弛放也或時觀德曰不可使四支安逸也碑銘

退溪先生曰讀書筭學亦收放心之法也東儒錄

栗谷先生曰當正身心表裏如一處幽如顯處獨如衆使此心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見之擊蒙要訣

栗谷先生自警文曰久放之心一朝收之得力豈可容易心是活物定力未成則搖動難安若思慮紛擾時作意厭惡欲絕之則愈覺紛擾倏起忽滅似不由我假使斷絕只此斷絕之念橫在胸中此亦妄念也當於紛擾之時收斂精神輕輕照管勿與之俱往用功之久必有凝定之時續玉露

牛溪先生謁退溪李先生于京邸先生尊慕退陶以為法門正當常語學者曰所謂平平存在略略收斂正是心法之要 年譜

檢身

彝尊錄云先公平居雖無賓客頭不脫冠縱腰不脫鞶帶足不脫襪每清晨而起輿濯衣服冠而端坐雖妻子奴婢不見其惰慢之容至易簀如是

鄭先公汝昌律身甚嚴終日端坐雖盛暑妻子未見肌肉平生不喜作詩只有一篇流傳於世其詩曰風滿獵獵弄輕柔四月花開麥已秋肴盡頭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遊胸中灑落無一點塵態蓋可想見矣 東儒師友錄

姜公希孟丁卯登第為宗簿主簿謁南政承智於私第議政教曰君母恠余徑發此言也人心甚惡聞人之惡猶恐不揚聞人之善猶恐不蔽筮仕之初持身最難而世族之子為尤難寒門冷族縱有豪橫人皆曰彼有何恃而敢為此耶三失然後人始疑之世族之子則人以為彼必恃此而橫也彼必挾此而驕也人心已疑又從而一犯嫌疑則駟不及舌惡名流布安得家至而暴白歟此世族之子尤難於立名也今君年少占科魁人之一可疑也連世相門之裔人之二可疑也派連戚里人之

三可疑也君有三可疑之勢而少有不謹則隨其所失人以為酝酒也以為耽淫也以為驕人也惡名一加孰肯保君之不為耶此反不及寒門子弟處也慎之吾聞命而退誦為終身之戒今當得意處未嘗不思此訓也姜希孟訓子說

金先生宏弼以小學律己精深性理之學篤志力行事親盡其孝持身極其敬平居鷄鳴而起省問盡禮終日危坐講論不懈雖家人未嘗見惰容破閑雜記

靜菴趙文正公居家行己不愧古人為學篤實危坐積褻衣冠必端正自朝向暮自初昏而三更兀然不動清曉早起盥櫛雖夏熱短宵不少變想其學問不及程朱亦不遠但設施粗試遽至不幸當時之事何忍言哉洪仁祐恥齋日記

靜菴趙先生平居趣曉而起衣冠必整書籍筆硯不正不對少有欹仄不安於心坐則危跪手必交執臂肱故所衣之服當臂膝處先敝言行動止取倣河洛未嘗以非禮自失行狀

冲菴先生金公淨平生清粹夜未嘗昏睡徹曉一夜中略就枕而輒復省悟清坐待朝東儒師友錄

慶敬齋世仁沉潛性理之學閉門講讀終日危坐不接人

事日日點檢身心上物欲之累疵處書貼座左顧諟刻
責而務去之幾十餘年（東儒師友錄）
或問德溪曰危坐連日不動何以能耐久至此耶答曰此
在習如何習久則不自苦耳（遺事東儒師友錄）
鄭判書宗榮丁丑夏遞吏曹判書拜禮曹秋　仁聖王后
不豫公以內醫院提調在侍藥廳時方盛暑藥爐回擁
人不堪其苦公不脫冠帶終日端坐未嘗有懈怠之容
（名臣錄）
萬曆甲申春余隨沙潭　省克　兩公謁蘇齋先生於沙
谷之山廬是時先生年已七十矣燕居危坐背肩竦直
慓慓若捧盤水及其命觴賦詩風流嫺雅亦不出於繩
尺之外可見敬之一字為先生一生受用之地不以老
而暫輟也心醉而歸嘆服累日（蘄石集）
退溪先生晚年年益高病益深而進學益力任道益重其
莊敬持養之功尤嚴於幽獨得肆之地平居未明而起
必盥櫛衣冠終日觀書或焚香靜坐常提省此心如日
方升（語錄）
洪恥齋仁祐寓檜巖寺鄭士清金沖雲先到與士清論古
今治跡及平生處身之道頗類古人多有不及處甚佳
之又謂清曰人以狂狷目公答曰豈敢當但規模不可

狹窄以故持身不甚檢束然一生所志不敢斯須不飭耳曰制其外所以養其中也日錄

恥齋在龍門寺抄書小學有老衲曰自剃頭閱書生多矣獸公危坐夜不眠曉起盥櫛終夕靜坐一室默不言何哉公笑曰非敢為異事也日錄

恥齋讀大學家人曰君必冠帶服直領有何可尊者耶曰上則天臨有赫下則地載余身幽則鬼神有監明則人必可敬惟獨處我亦人也況與君對居則君可敬讀聖賢書則遺訓可敬是以如是耳日錄

曹南冥植天資英達器宇高嶷端嚴直方剛毅精敏操履果確動循繩墨目無淫視耳無側聽莊敬之心恒存乎中惰慢之容不形于外常潛居幽室足不蹑門墻之外雖連棟而居者罕得見其面聽鷄晨興冠頂帶腰正席尸坐肩背竦直望之若圖形刻像拂床開卷心眼俱到默觀而潛思口不作唔咿之聲齋房之內寂然若無人墓誌

朴文忠公淳嘗搆小齋扁曰雙翠辨色而處外終日對案冠帶必整儀容必飭儼然對越游喙有得則便欣然色敷如也始然望之只瑩然冰鑑矣即之寬裕和氣襲人平坦樂易終日不見有崖異之行常言聖人之學不可

他求日用行事到底順理　即此是道然若不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此格致之序所以居修身之先也 狀行

栗谷先人曰人有毀譏我者則必反以自省若我宗有可毀之行則自責內訟不憚改過若我過甚微而增衍附益則彼言雖過而我實有受謗之苗脉亦當剗鋤前愆不留毫末若我本無過而揑造毀言則此不過妄人而已與妄人何足計較虛實哉且彼之毀譏如風之過耳雲之過空於我何加哉夫如是則毀譏之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莫非有益於我也若聞過自辨喨喨然不置必欲置身於無過之地則其過尤甚而取謗益重矣昔者或問止謗之道文中子曰莫如自修請益曰無辯此言可為學者之法 擊蒙要訣

鄭寒岡述嘗言學者自持其身當如閨中處子不可一點受汚於人至於有官者尤不可輕見輕見則必有後悔 德川師友錄

畸菴漫述云昔年偶見老僧自言在龍門時與牛溪先生同棲屢日瞷其起居頗熟仍問先生蚤夜何為答曰晨起必盥櫛正衣冠端拱正坐恰到午間又盥櫛而坐有時披覽書冊如有所考旋即掩卷莊默望之儼然無不

起敬

誠實

成廟顛倒一時一人物手段甚濶一日　上散步後園有鴟偶舍一紙墜于御前　上審視之乃海邊守令致餽于左承旨物目單子也　上袖其紙御經筵召六承旨從容曰若外方守令以食物遺于卿等則可以不顧禮義而安心受之乎第六座同副承旨對曰何敢受之第四第五以次同聲而對如出一口第二座左承旨避席伏地曰臣則不然臣有九十老母昨有一守令素有厚分以海味遺臣臣受之矣　上哂之自袖出其紙曰卿可謂之遺直也（野史之流）

孫判院舜孝嘗為江原道監司適大旱禱雨無效公曰不得求雨者無他守令不盡誠也如或誠心誠天則天必應之遂齋戒親出祈雨夜半聞雨聲喜而歸曰我當謝天被朝服立庭中無數拜天雨勢漸急有吏持傘倚後公曰曆尊處安用傘為命去之衣裳盡濕（叢話）

孫公為贊成值大旱分差祈雨於名山拱立熱日中一步不敢少側日既沒天無雲公抱笏低首而嘆曰天豈有不享誠哉必無其誠矣自咎不寐既焚香奠爵若有呼者曰當大雨勿惱也明日大霈無不浹洽而止盡誠於

己責必於天求之於古豈多見哉至誠可質於神明者豈非其人歟（寄齋雜說）

孫公位贊成兼大提學　成廟愛其才甚重之每戒其好酒曰卿自後毋過三杯辭孝曰謹奉教一日承文院上事大文書　上見其表文不善亟命召大提學使者十輩不得辭孝蹤跡　上御便殿屢起龍床待之甚勤薄晚辭孝始至露髮不飲酒氣滿面　上怒曰今此賀表文不好欲使卿改撰卿醉如此且余曾面戒以勿飲約不過三杯卿何不踐其言也對曰臣有女子出嫁不見久矣今日往過留之飲故不敢拒但倒三器而止　上曰飲以何器曰飲以食鍮鉢者三耳（五山說林）

李判院遐表裡如一以骨鯁自許嘗謂人曰吾平生未嘗欺人自入仕以來一無僞病廢事佔畢齋金先生曰信若此言相公之德真宗篤敬然古人仕者以病托君前後比比也疑此言過當也（秋江冷話）

任貞憲公權久居大官家無贏貲扁所居室曰靜容黎明而起正衣冠終日危坐語子弟曰吾豈有過人者但獨處無自欺對人無諱事而已（名臣錄）

聽松先生其學以反躬切己為務以誠為主未嘗輕以語人嘗謂學者曰道若大路而聖謨賢訓昭如日星知之

不難要在力行以察其知耳言語之學都不濟事 行狀

李貞肅公鐸常曰司馬溫公曰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此則地位甚高人不能及吾於一家事亦未有隱於人此吾平生用力處也 碑銘

鳴谷李公山甫兒時與群兒戲米上跌足折齒群兒俱為父母所譴責謀所以飾辭者公曰叔父嘗以不欺見教吾當以實對叔父即止亭先生也蓋也後止亭聞公與群兒語者稱嘆不已 名臣銘

東方舊無生祠李完平元翼為關西方伯有遺愛箕城人立生祠以祠公公聞之使人撤毀乃已公之真實不好名如此 類說

操守

玩易齋姜碩德嘗曰人所易失者忿與欲也作大字書懲忿窒欲四字貼諸壁上常目之又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不可不省書古詩於壁曰怒氣遽炎火焚如徒自傷物來莫與競事過心清涼公於細行亦不敢放肆人或告之曰如此少節有些變通不亦可乎公曰通於小者亦必無害於大自聖人時可之外未有不通焉而不失其正者也 續玉露

文靖公安止號臯隱為集賢殿大提學時方文士趨附安

平大君獨不能致公屢折簡邀請或書屏簇以寄之則曰大君簡何可遥答當親謝謁云而竟不至一日諸文士有製述爭其高下曰此老當知之為往質之公故以高者為下下者為高諸士大笑曰此老衰耗喪心不足較遂絶延請　光廟即位甚重之（謏聞瑣錄）

安子挺名應世號月窓又號烟波釣徒非義之食未嘗一接於口曰不義之財至於補家不義之食補五臟父母遺體尤不可慢也

安遇字時叔從佔畢齋受業既而無仕心始貳於畢齋嘗舉於鄉赴京入會試四館年少者驕傲長老鄉生欲撻之時叔曰安可以父母遺體無罪而自毀以求名利乎不入而去操守可方東漢云（以上秋江冷話）

卞壺巖成溫凡言行動止一以小學為准則時河西家在長城公居茂長家既貧儉性又簡朴常着獘陽子徒步往來請益不怠恒習九容未嘗須臾雖一日路遇驟雨足容猶重不失常道人皆譏其不知處變先生笑應曰方下雨時路距人家既遠雖疾若飛鳥猶未及避與其不及避而徒失吾足容不若守吾常不變之為愈也識者咸服（上同）

真娘開城盲女之子性倜儻類男子工瑟善歌遨遊山水

間平生慕花潭為人必携琴釃酒詣潭墅盡歡而去每言知足老禪三十年面壁亦為我所懷惟花潭先生昵處累年終不及亂是真聖人也上同

鄭林塘惟吉以貳价進賀京師車陷遼野泥中有韃騎數十森至圍住左右失色公端坐車中不動虜騎相視曰大人也舁出大達然後去名臣錄

南冥居智異山下取與不拘少許可常危坐一室遇睡思則按劒不寐劍首有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閑居既久澄汰欲念有辟立氣像栗谷外集

嘗聞先生入直玉堂晨興揖同僚終日默然唯閱經史時聞警咳數聲而已及至就枕俟同僚熟寢起坐達曙詢問其家居亦然李晦齋先生遺事東儒師友錄卒出許草堂所撰文集跋

晦菴先生未明而起乾乾夕陽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事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在謫日御史李無彊不意疾馳而入一府驚怖以為有不善意先生不為動正冠坐而看書其一視夷險不以死生窮厄易所操如此行狀

鄭恒齋宗榮不附權勢曹南冥作詩美之有丹鳳高飛不待風之句盧相國守慎亦語公曰當元衡之濁亂不浼名節真所謂鉄石肝腸也東儒錄

樂全漫錄云盧蘇齋守慎謫珎島自持刻苦不挈女婢太守定一官婢之未經人者炊之晝則執役夜則寢於戶外蘇齋令退去婢曰太守之令也不敢退如是者經一年雖隆寒不怠蘇齋憐許入戶內如是者又一年猶不近之一日蘇齋問曰汝從謫人今三年矣年已長成可退去嫁夫婢曰服役三年情義已熟不敢言退蘇齋宥還挈來共享富貴三十年云矣遂納為妾生一女即坡州牧使許徵之妻也

退溪先生曰吾於酬酢應接之間若太膠擾則恐未免實體間斷故於宴酌之招不樂赴也蓋前乎此者敬可知也東儒錄

土亭李公之菡妙歲受易於徐花潭僑寓隣舍主婦頗有姿色促其夫行商其夫恠之佯出而瞰焉至昏土亭明燭讀易主婦坐其傍戲之土亭有顧而戲之不已土亭據理呵責主婦久乃垂頭愧泣其夫夜叩花潭門曰來此學問之士真聖人也具陳其由花潭與之偕往聽不覺豎髮明日謝土亭曰公敬德之師非敬德之友也而況受業耶土亭之早年踐履如此東儒師友錄崔察訪寓言

李土亭性喜乘舟浮海涉危而不驚一日飄然入濟州州牧聞其名迎入館擇美妓薦枕指倉穀謂妓曰爾若得

幸當賞一庫妓異其為人必欲亂之乘夜納媚無所不至土亭竟不被汚州牧益敬重焉東儒錄

牛溪先生之居室也每朝謁祠堂之後退必恒處于外齋非有故未嘗入內內外斬斬閨門整肅未嘗與內子接衣裳而并坐席常相遠嘗語子曰姊妹夫不在不可夜入其室而與姊妹語也遺事東儒師友錄

牛溪先生答或人書曰竊見士之操守欲一而世變無窮以欲一之操守應無窮之世變非況榮辱禍福相推乃理之常而亦無可免之道也為士者不以外至者為趍避一以內守者為益堅自持權衡先加取舍於其間榮有所不喜禍有所不厭前定不跲優遊閑暇得之而心安遇之而不懼其故何在以其精擇於義而有以豫待之故也尊兄既有世患而方困於晚節矣鄙人者願以不懼而安且守者勉之於左右泊然自適清貧靜退不厭其久而親近書冊尚友古人以禮義名節自砥礪則無愧於俯仰有得於吾心矣本集

朴退庵應男平生於色淡然嘗曰我則雖西子在前猶無意也奉使關西方伯以房妓追送同處月餘終不變行狀

朴錦溪東亮處康津籬中一不顧戶外宋監司象仁謂曰吾亦久困栫棘不必乃尒何自苦如是公曰吾嘗備位

宰相處已之道要與君不同及乙丑撤籬猶然戶外之
跡可數也恒自靜坐看書淡然與世相忘至於詩章諷
咏亦輟而不為惟惓惓宗國 家錄

鄭寒岡治安東訪先生嘗從容先是官舍有花名妓女者
寒岡命剪去先生問其意曰人之易惑者莫如色故惡
其名而去之耳先生曰苟吾心有主南威西子尚不能
移何畏乎假其名者乎明府之政抑末歟寒岡深服其
言蓋先生久客關西黎渦百媚終不能回先生一眄云
權晦谷春蘭遺事東儒師友錄

畸菴雜錄曰栗谷牛溪及吾先子同會李進士希參家主
家設酌石介以一時名娼與席將行酒發歌牛溪遽起
座上無敢挽止蓋平生以不聽淫聲為法云 東儒錄

沙溪幼而莊重不妄語不戲狎大憲公按關西關西素稱
繁華遊客日以聲色宴樂為事先生外若不為崖異而
操履貞固未嘗一近媟謔人以為難 名臣錄

清陰先生立朝五十餘年家食過半出處之間一以義裁
之義有不可言有不合必奉身引退不俟終日屢躓屢
起終不改性當事是非一有所定未嘗以禍福利害移
其守 言行錄

疎菴任公叔英志操卓犖其好仁惡不仁出於天性去就

見識 試宗 檢身 正心 學問 四品 操守 檢約 公正 定力 清廉 忠義

辭受動以古人繩墨自處凡苟艱之行因循之習世俗所謂第二義者一切一留於心亦以此戒勵明徒故游其門者無不肅也己酉秋李爾瞻與柳黨相軋出守義州廣求贐章以行公內弟韓定國兄弟皆其狎客因此求於公公以小序應副末句云范丹慕貴之譏雖阻前亭之約孫楚傾城之送尚吟冷雨之詩明其不肯見也明年爾瞻還朝益肆奸匿公大悔其作每於賓友間自責吃吃不已爾瞻頗聞其語又因韓輩諷以湖堂之選公輒斥罵爾瞻大怒 言行錄

壬戌先海以營建財匱 詔使將至大開贖故之科就癸丑以後罪籍中自點犯輕者許納銀自贖人皆應命公在應贖中親友或鳩銀代納公不許 同上

裵洛川紳七歲就同縣嚴漢卿學焉嚴家多美婢學徒鮮不被涴而先生以禮自克無毫髮累有一婢解其辮潛置冊中以試先生先生告於嚴公曰受學無所得而反汚聖經請辭去嚴以是甚重之 行狀東儒師友錄

定力

洪中樞逸童嘗於上前論佛事 世祖佯怒曰當殺此虜以謝佛氏 命左右取劒來逸童論辯自若左右佯以劒撫頂者再亦不顧視無懼色 世祖壯之曰汝能

飲乎逸童曰樊噲漢士也項王他主也巵酒亂肩不敢
辭況　聖賜乎賜酒一銀盆健倒　上曰頗畏思乎逸
童曰當死則死生則生敢以生死易其心乎　上喜賜
貂裘一領慰解之（筆苑雜記）

朴貞肅公安信器度寬偉嘗與孟文貞公思誠同在臺論
事忤旨當誅文貞面有黑色蒼黃罔措貞肅自然作詩
一絕有恐君得殺諫臣名之句無紙筆以磁炭畫尾成
守瞋目語獄吏曰當以是上聞否則我爲厲鬼爾屬無
噍類矣　太宗聞而霽威赦之後貞肅奉使日本還遇
海賊賊抽刀攔入船上抄掠行具人皆搖手不得貞肅
踞胡床不動從容指揮賊畏不敢近一行賴以安全（筆苑雜記）

世祖抄簡文臣分屬天文地理等學習之以許忠貞公琮
屬天文學公研窮步天之法雖宿葉甘石者皆瞠乎在
後至是適見日食公推食分書進紙尾係之以疏斥異
端開言路絕遊畋御　經筵凡六事皆時所諱言而獨
公棘棘不少饒言甚鯁峭見者喘汗疏入趣召既異言
直望見儀觀又環瑋大驚所未知者心膽如何欲試之
摘疏語以詰十旬不返以麵代犧予無是原而以夏康
梁武比余何耶佯加威怒命捽下杖之傍有侍者叵測

天意無不服栗失措　上又取甲劍橫膝命力士崔適曰候吾拔劍盡甲即斬之　上徐徐拔之劍光閃閃照人束髮露公猶確然不動略無懼色隨問而對音吐鴻暢　上還納甲中曰真壯士也大加稱賞得之眼晚命進爵公徐徐就尊所酌酒進退俯仰雍容可觀當雷霆之威非氣勁志壯能不隕獲如是乎不爲威惕於公見之矣碑銘

顏樂堂金公訢嘗侍　經筵論事觸諱　天威震怒左右爲之恐公徐徐辨折不少動及奉使海洋猝遇風濤舟中皆呌號失措公獨端坐吟嘯自若其不以死生利害撓其中如此公之所自得者不但文章然也東儒師友錄

慵齋叢話云余少時行至典牲署南峴時微雨馬噴沫不能進忽覺暖氣射面如火又有醜氣不可堪見路上東谷有人著簑笠長數十丈面如盤目如炬詭狀非常余默自念曰我若失心必墜彼計遂控馬不發良久縱目視之其人便回首向天漸漸消滅騰空而去信乎心定則祟不入也

洪相國彥弼喪親居廬塋下子暹以童子從夏月彥弼宿于樹陰下開目視之暹赤身卧蛇過其服暹熟視之熟然不動俟蛇已過而後起而走彥弼異而問之暹對曰

方過之時若動身則蛇必咬我彼既不人吾而木石吾吾亦不人而自木石彼自不咬是以視而不動彥弼知異日必大成後繼彥弼為相國（於于野談）

金安老憑公主之勢欲割受蠱串牧場為田鄭文翼公為司僕提調執不可曰國家牧馬之地決難割給勢家可待老夫死後安老深啣之時議遷禧陵（即章敬王后陵也）以先弼曾為揔護使奉安先后於不吉之地搆捏請置重典中廟命減死流金海文翼公先已譴罷歸懷德村舍不意金吾郎馳至家人皆驚惶涕泣文翼公方對客六博呼盧不輟俄審未減流配稽首曰　上恩至矣逮夜寢睡鼻息如雷明朝東擔登途無一毫見於辭色未幾安老敗召還安老竟受牧場及被罪還收之（松窩雜記）

識小錄云先大夫學於花潭先生最久嘗於七月往就先生之家則云往花潭已六日即往潭墅則秋潦方漲不得渡日夕湍稍減僅涉而至先生方鼓琴高咏先人請炊夕飯先生曰吾亦不食可並炊之僕入厨則苔滿鼎中先人恠問其故先生曰阻水六日家人不能至吾久廢食鼎必生蘚也仰見其容了無飢乏之色此與曾子七日不食曳履謳商聲若金石者何以異哉

栗谷別集曰因朴汝龍聞劉忠貞公能知前來事而且不

動心事原谷答曰我朝鄭光弼非學問之人亦有可取在謫時京奴忽到僵于門外氣息不能言家人泣惧以為自上賜死其怒氣定然後問之則金安老已貶黜矣一家轉惧為喜時光弼方寢伺其覺以告答而還宿別無喜色其在廢朝時將戮于京係械至驛亭人以反正告輒泣曰下無導之以正者乃至於此悲夫如此人亦不易得

靜菴先生少時至旅舍有女甚美先生欲試定力乃令梳髮梳已夜深即令移次遺事東儒師友錄

寓石泉菴有僧道圓尚州人也問先輩金公允宗事能言之公乃金相湜之高弟也以故亦預於己卯之禍竄北方因死焉初公聞禍起來在北寺一日於中夜避入俗離山大軍跡而至卒被拿云且奴僕泣而進食公曰我以將死者不泣汝何泣為遂從容進食略不畏怖云必非流俗中人物也耻齋日錄

宋執義希奎兒時受業於都佐郎衡朝夕往返殆無虛日一日值昏冥欲投族人家望門未及忽於松林中有一老嫗似曾相識呼公兒名狀如戲謔迫而視之顏面之大滿於雞真鬼怪也奮身直前欲驅之其形漸消退而頗見惟面掛籬上而已自少勇剛類此名臣錄

成悖元字子敬嘗與一僧較不眠十五夜僧到十三日不覺頹卧沉眠數日子敬徹十五夜後眠食如常噫有如此力量何事不可做使出中華肆意功業優入聖域矣 前言往行錄

聽松先生成守琛在京城白岳麓黃昏獨坐無僮忽有一物來立屋隅身被紺布衣其長至踵散髮至地隨風鬖髿亂髮之間雙目如環熒熒可怕先生問之曰爾為誰默而不答曰來前遂近窓前羶臭裂臭先生曰爾如賊也吾家無物爾如鬼也人鬼異路其速去言訖颯然而逝不知所向 於于野談

乙巳禍作圭菴宋公撰壽被劾歸清州村舍丁未有後命金吾郎至公跪聽 傳旨沐浴就死貽書訣其家弟琪壽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一子托君吾何憂焉其戒子書略曰毋以余之被禍沮抑勤讀書戒酒色喪事從儉無違禮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笔畫飛動凜凜有生意其平日所養可見矣時年四十九 東閣雜記

柳文節公希春大有定力倉卒不動其自濟州遷于北也入大洋風濤猝起同行三船旋敗沒舟中人失聲痛哭公容色自若取紙筆作家書處後事且語從者曰船雖覆幸有一人脫者可以此達於吾親死生命也奚恨俄

而風止僅得免後見其書者字畫謹好才處纖悉皆以
爲不可及 行狀

晦齋先生大有定力雖遇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靜正坐
持其在全州遇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
往猶不免顧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 上同

柳文忠公成龍八歲讀孟子成冠入岳山廢庵中淨掃攻
苦俯讀仰思至忘寢食夜深或有打墻辟聲公若不聞
者一日有僧乘夜遽前曰獨棲空山不畏盜乎公徐曰
人固不可測安知汝之非盜也讀書自若僧又拜曰貧
道聞措大志確故來相試耳他日必爲大人矣 上同

重峰先生居金浦縣嘗以事至京還到陽川江中流舟遇
風幾覆同舟者面無人色咸啼號奔走先生在船頭獨
晏然不動闔眼凝坐良久幸而獲濟既登岸舟人皆怒
先生曰一舟人且盡死汝是何人獨奈何不爲動乎因
欲毆之先生亦不動笑而謂之曰死生有命豈人啼號
奔走所能免也聲色如平常犯而不較同舟有金厚載
者亦士人也大奇之顧止怒者曰汝愼毋然此非常人
也因問先生居住姓名相揖而去先生時年弱冠矣 遺事

己巳翰林檢討成憲給事中王璽出來辛公應時與鄭公
澈李公海壽從焉義州有古津江山水迅駛又大雨漲

溢支供舟船觸石奔死者四十餘人諸公所乘繼而危
急舟中無不失色辛公歎凝然不動幸而得免而公又
夷然無喜色諸公歎服以為不可及（行狀）

黃秋浦慎登茅時公與楸灘同接侍榜於食堂及其出榜
館中大小人皆驚聳俄傳黃某擢魁楸灘亦不覺起立
而公略無變動之色多士皆服其心定云（金都事楦所記）

癸丑之禍小西門外待命之日栲掠之聲徹於門外辭連
之人無不失色先生出於賦口最緊人莫不危之而先
生辭氣不變少無異於平日而但禁往來通問蓋中人
譏察日夜不絕故也嘗謂先人曰君有老親婦人思慮
尤多不須逐日來見云（秋浦集金都楦所記事）

申監司翊亮常曰當癸丑之獄禍變猝作死生迫前雖以
叔父之雅量不無少變常度而惟秋浦公言笑自若無
異平日真鉄石肝膽云（繫年錄）

黃秋浦差通信使船向一岐島中洋遇風船之奔突有如
驚馬舟中莫不顛倒失色公神氣自若拈筆作文以誓
海神略曰虎豹叢中既持三年之節蛟龍窟上更乘八
月之槎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宜
今日得力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辭如使辱命失身生
亦何益幸斯言之不誣天有知也倘一念之或怠神其

殛之俄而風定船得無恙 年譜

栗谷先生常謹在色之戒嘗曰為監司而期年獨處甚難無定力者所以易於流蕩此不可不猛省也嘗以省妹行到黃州有名妓近房即明燭以拒之其和而不流不顯亦臨如此 東儒錄

牛溪先生與安習之游天磨山到花潭值小雨入草廬有一婢居守問曰先生有子幾人對曰正室只有一子妾子有二人又曰先生之沒在丙午七月當病革時令侍者舁出潭上澡浴而還食頃乃卒先生問何為是澡浴乎答曰賢者之歿必須如此乃正終之義也先生與習之相顧咨嗟以為小婢猶聞此義流風餘韻信乎其猶可徵也 上同

光宗皇帝即位越海進賀時海路多梗人皆畏避吳忠貞公允謙無少動到皇城島前洋遇風舟幾覆衆無人色公危坐泚筆題于粧房曰一死已前定到此更何疑從容斂襟袖坐待命盡時竟無事 名臣錄

清陰先生庚辰北行之日聞 朝命促裝就道舉家號哭蒼黃仰視先生夷然不異平日與親舊叙別各盡其情或賦詩以贈在瀋館首尾六年備嘗危辱人所不堪而處之泰然諷詠詩書不見其憂同行諸人勿論尊卑待

之各盡其道曾所不悅者無不感服 言行錄

清廉

世宗十五年崔潤德征李滿住時崔致雲爲從事還陞參議俄遷左承旨時有野人奉朝命來侵之謀國議無如之何公曰莫如奏聞 上曰甚可議遣使未定 上曰無踰於卿即以致雲爲工曹參議翌日敦遣急行既朝京蒙帝允可受勅而還論功賜田五百結奴婢三十口公固辭奴婢至七 上箋令大臣議諸人皆謂三十口奴婢不足賞崔之勞宜強與之獨許稠曰此人非矯情辭賞乃其中心不願宜從其辭以成日後之名遂如許議還收奴婢公到家欣然謂夫人曰今日得請矣夫人曰辭 上之賜無福哉 鎖錄

金斯文命中登世宗朝文科官至通政居官廉潔嘗爲豐德郡守其遞還也家人撤衙內鋪席而來他日設諸堂中公見而始知之怒責之即束之將還之適隣友見而止之曰還送無乃太露乎君既不欲留之寧遺我公笑而與之 松窩雜錄

趙中樞吾倅陜川暑月鱸魚山積雖腐爛不許家小得嘗人皆服其廉或曰與其腐爛棄之於地寧使家小得嘗況不以此傷廉乎趙家至貧其爲禮曹正郎避方債屋

桂玉不繼同僚有以白粉三斗問之者不受後於公座誇之人或有譏其詐者然平居閥節不到後退老村庄室如懸磬無絲毫干請於人真廉謹篤慎君子也筆苑雜記

李貞靖公邊性峭直為吏曹參議每銓注多駁長官所為因與之不愜一日外官有贈鮮魚美肉者不受聞長官已受其日謁長官饋以美肉貞靖舉箸曰此所謂鶂鶂之肉乎長官深啣之上同

李相國克培賢德清望重於一日其弟克墩亦在宰列頗以貧婪取譏一日克墩謂曰某日弟之初度也家人將設小酌望須暫枉公許諾及是日自政府直向弟家入外門見廡下有熟麻新索延掛於短墻之上公却立而問曰此索出於何處而從誰得之乎克墩不能隱直告曰司僕寺官員有相知者使用於洗踏而送來矣公怒曰司僕寺之索當繫司僕寺之馬何為掛於汝之庭乎遂乘軒不顧而去其家法之嚴可畏而　祖宗朝宰相如此生民安得不富庶倉庫安得不豐盈乎松窩雜錄

先曾祖提學公事母色養事君守正待朋友盡誠嘗以忠義衛入直夕食且乏素識禁內餐人具飡以進公不受族兄南景佑代食且以誇公公曰大兄休矣渴不飲盜泉之水其守正類如此秋江冷話

許忠貞公琮久操權柄而門無私謁清約如寒素之家卒之日家無餘財僅辦喪具親戚故舊來見者尤服公之清德以為不可及公之舊第茅茨湫隘無旋馬之地或言太隘曰在公則安而妻子可矜可治第以遺後也公曰吾非不知素性踈懶固未能也一日棟折夫人橫木於棟以繩縛之戒子弟勿言以試公公經數月終不知也夫人以語公因謂曰吾夫妻今食厚祿不至貧乏亦已足矣然他日子孫何以自振乎公笑曰吾身且不敢恤況為子孫經營乎其不屑意於家事類如此 行狀

朴領相元亨以勳臣為宰相幾二十年而第宅不易於舊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常以節儉戒其子孫己丑正月初八日夕召子安性於燈下謂之曰今日乃汝生日也可稱觴壽因口號一絕句曰今夜燈前酒一巡汝年三十六青春吾家寶物惟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公之詩公之心也 碑銘

李平靖公約東嘗為濟州牧使及其歸也只持一鞭既而曰此亦島物掛之官樓歲久鞭落邑人畫其跡於掛處以寓慕焉渡海時舟到洋中忽傾回幾危公凝然曰吾行無一私豈幙中人欺悅致令神明諭我也初本州將士輩以公曾遷儒將為賫一甲待公披甲之日而恐公

知之則必却潛付陪行褊裨俾於越海後詮告矣至是
江神亦不欲浼公氷操有此異事遂告以實公命投之
乃波定舟行至今名其所曰投甲淵史錄清白輿地勝覽

姜草堂景叙性本廉直又寡言笑不妄交遊不事家人產
業衣垢屋漏晏如也惟講論不倦老而益篤嘗有一驅
卒遺公兒子以鷄卵數顆夫人却之曰豈可以兒故累
良人清德乎非獨夫人之賢出於等夷先生氷蘗之操
刑于一家如此東儒師友錄

李玄山啓其少時鍾愛於母夫人夫人日給金銀寶罷公
受而藏之篋必記某年某月某日受某物夫人卒盡藉
寶物歸諸兄中分之秋江冷話

嘉靖壬辰　中廟教政院曰廷臣有清節素著至老不變
為衆信服者啓之以叅贊趙元紀對命超階崇政元紀
居官廉潔官騶白直及堂封之餘必先周姊妹以及門
黨之孤寡自奉甚薄晏如也其陞嘉善資憲亦皆以清
白褒之也同時宋判付欽以清素恬退與元紀齊名累
階一品東閣雜記

容齋李公荇不事生產初寓沔川也伯兄節度公聞窘乏
與之穀二百斛公曰我若飢不待兄之見許而取食終
不取一斛行狀

鄭校理鵬善山人也以清節自牧門絶苞苴之物時柳子光以敵愾佐理功封爲武靈君奸貪自恣氣焰傾朝公以表親之故雖不廢問安之禮婢子往必以熟虎牢結其臂著署而送返則解之欲其覺痛急往急來不使遲留於彼家矣公之入直舉家絶食公之夫人求貸於子光家子光欣然謂曰親戚之義在於相恤而校理過於剛愎吾豈恝然乎即納米於帑盛醬於缸令丘史載之驟子而送之公出直見其玉粒之飯問其所得之處夫人直告之公推案笑而起曰八直之朝買泡滓作粥饋我我知其乏窘而不爲措置是我之失也非家人之過也遂發書於耐久准其所用並與本米而還之其固窮不變如此 松窩雜記

洪文僖公彦弼嘗有疾夫人買田一區伺病間乃告公怒甚 老婢曰吾家祿足以養十口而猶事營買爾等謂我不復起耶 碑銘

趙判書士秀登文科一等初受內資直長時和歲豐各司之負用庫藏之物任意多少不復顧忌公之直宿之夜二三友生步月而正求嘗香醞酒味公與之坐談良久蒼頭自本家載崇酒肥肉而來酬酢歡洽而罷公之平生廉潔不苟之節凜然發軔之初吁可尚也 松窩雜記

洪頤菴辭福天資取介志節清苦妻祖金孟錄嘗為邑宰公偶過焉金曰君元來窮乏何無一物之求耶公曰官家之物公不當與我我不當受金曰言則是也些少賸行何妨於義公曰無已則蜂蜜五合狗皮半領足矣金即笑而副之及其歸家還之曰皮以鞍具慮有破絕之患蜜以長途慮有病暍求治之患今幸免此二患而留之於義不可故還送雖一事之微亦可見其操矣 師友錄

楊蓬萊士彥始第四十年典名邑者八不贏一錢不全一馬不為妻子毫髮計常曰吾四知金後不可添吾祖曠退溪先生平居不務矜指若無甚異於人而其於出處進退辭受與取之節不敢毫分差過人有所遺非其義終不取其僑居漢城也隣家有栗樹數枝過墻子熟落于庭先生恐兒童取食拾而投之墻外其介潔不可尚也 東儒師友錄

退溪先生嚴於辭受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予雖非不義之物辭其多而受其小嘗有獻山梁二首留一而還一其他類是若州縣官以交際之禮來饋亦不為苟辭 上同

李判書希儉以尊歸使如京師雖書籍亦不購買槩歸行索蕭然括所餘盡與其下隨身者衣衾而已 碑銘

見識 清廉 定力 正心 學問 操守 儉約 公正 恢義

金南窓玄成屢典州府洗手奉職廉聲著世性踈雅不閑吏事不事鞭朴淡然冷齋終日吟哦好事者爲之語曰南窓愛民如子闔境怨咨秋毫無犯官庫板蕩一時傳笑操守甚正廢后廷議一不進參以此閑廢累年杜門謝客自書史自娛余嘗受業其捐館也經記初喪數間草屋只書冊一箱朝衣數件而已其清修苦節無愧古人位不滿德惜哉竹窓閑話

柳成龍爲北人所駁以韓侃胄史彌遠比之啓辭至曰當懸之藁街且曰田園遍一國柳相語人曰世人雖憎嫉李涵猶不敢以貪鄙加之我不如李涵可知也松江記

朴思菴淳出入相府十五年唯謹守世業田未贈一郡州郡問遺非親舊不敢受所識問訊不過起居而已鏞臣

栗谷先生在林泉日中不食子弟問其故答曰粮絶欲日中一食俄崔岦以載寧倅送米豆先生不受子弟問曰粮絶却米有道乎先生曰國法贓罪甚嚴與受者同罪我朝守令非國穀無他物大抵守令之贈遺皆不可受也崔岦之少時友也若以自家私物周急則豈有不受之理乎遺

栗谷先生曰凡辭受取與之際必精思義與不義義則取之不義則不取不過毫髮故過若朋友則有通財之義

所遺皆當受但我非乏而遺以布米則不可受也其他相識者則只受其有名之饋而無名則不可受也所謂有名者賻喪贐行助婚禮周飢乏之類是也若是大段惡人心所鄙惡者則其饋雖有名受之心必不安心不安則不可抑而受之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是行義之法也（擊蒙要訣）

牛溪先生居家痛抑浮華家無長物至於糶官貸私僅濟困絕而辭受之節不敢毫髮放過州懸饋餉瑣細土物之外雖斗米之微亦不敢受布衣草冠以終其身妻孥不免飢寒克勤小物未嘗放過（東儒師友錄）

牛溪先生答宋大立書曰辭受之節當論在己合義處不當言拂人情而難處也尊者有賜賤者不敢辭禮也然今日使此說不得城主來訪有禮物將之近於古者贄幣之義則受之可也然亦有非時無名之饋則時物則可以受之米麵布帛則國有明禁安敢受之乎至於往來稱念成風與者既不出於誠本州送物又甚不樂則非禮非誠似無拜受之義也渾居鄉村亦有稱念饋遺初以本州殘弊一切辭之至如城主自賚如歲時或助祭有名之饋則不敢辭焉至乙亥年國家發按贓汗因得聞律令之詳米一斗以上與者受者皆杖囚則　干

州縣米布皆不敢受也 韓

邊公協飭躬貞白雅好清素累典雄藩而家故立壁妻子不免稱貸嘗曰自先世世稱清儉此乃傳家之宝食貧幸少安何敢經營忝家風乎惟以書籍棊棋自娛 碑銘

元忠壯公豪在端川侍妾買銀指環公驚曰此產銀之地吾在此寧使家有此物耶遂杖其買納之奴奪其環而去之其清白如此 名臣錄

權晦谷春蘭自大同歸不以西州一絲自近並却道路費其去義州城中道親閱行李見有紫草一囊責謂家人顧此雖微亦係官中物豈容溷吾橐立反之 東儒師友錄

鄭方伯岦素親公戊午按節閔東過公宿見公飯粟曰吾營有列邑供紙紙價數倍於市君若以數束紙送我當推移填簿收送價米使公得稻飯喫也公曰此所謂防納者耶鄭曰貢物乃有防納耳此營門紙價也士大夫家皆請受君無嫌也公正色曰輕納紙而重受米非防納而何故人久別相見可喜奈何以此事相勸鄭大慚語人曰士大夫之不防納者鮮矣斯人并其近似者而不肯其賢於人遠矣 疎菴言行錄

李二相直彥壬辰為献納湖南守宰有餉夏扇者公具陳自劾同列或以為過公曰此何時也舉朝為之悚然敬

憚拜掌令赴道東請餉時盛寒露宿譯者進羊裘公却之曰君父越在草莽臣子何心取緩癸丑之後就郊居人或閔其貧而致饋輒却之光海營建宮闕士大夫家令家僮應役取直獨不肯曰縱不能諫止忍助成其役乎不令應役被服如寒士一馬病斃出輒借諸隣人有餉以良馬即還之 錄名臣

清陰先生平生清儉自持公服之外不以文綺近體雖細衣稍華則不服盥濯陶瓦不用世俗銅鍮之器尤嚴辭受之節一箇一苟取親舊州縣之饋有名則受之然或種多則受其一而還其餘或所饋雖少而其人可惡則不受在安東時柳琳送紙束使子弟作書却之 錄行狀

張谿谷維家貧磋石屢罄而不問有無衣不華靡食不兼味謹於辭受雖微物義然後受有一濟州判官以連婚之義幸送駿駒而謝不受同勳武宰嘗爲南帥遺以一駿笠而謝焉雖列邑饋歲之禮其人無一日之雅則不受疏封之後所賜臧獲土田絶意尋討若未始受賜然國婚之家例多從裕張大之而公獨掃除修習務在儉約環堵蕭然人不知其爲國婚之家也 謚狀

疎菴主判尹宗祀其先世臧獲田土頗饒公有所嫌不取孤貧栖屑人所不堪而處之恭然嫁遣二妹粟粒不資

於人有若干市廛奴婢并除其役使專供祭物奴等亦為之盡力 疎齋集

禹兵使尚中方主湖西鎮其遊於營中者語人曰滿朝名宰不有請托之事者只四家清陰金相公浦渚趙相公延陽李判書時白趙判書絅也清白自操之人亦寡矣乎哉 趙克善三官記

儉約

柳文貞公觀公廉方正雖位極人臣茅屋一間有衣芒鞋淡如也公退之暇教誨不倦摳衣者坌集有來內謁頷之而已不問姓名公之弟在興仁門外時開史局于金輪寺寺在城內公領修史嘗以軟帽杖屨而行不煩輿馬或携童冠嘯咏往還人服其雅量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者必有備公笑之 筆苑雜記

夏亭柳政丞觀以清儉自守數間茅屋處之怡如位極人臣而行裝似匹夫人有來謁者則冬月赤足曳草鞋而出見之有時持鉏巡菜圃不以為勞每時享則召諸生飲福以塩豆一小盤相傳以為佐酒仍以瓦盆濁醪先飲一甌以次傳於座上一再遍 太宗知公清貧如此命繕工監夜半設把子於公茅不令公知 慵齋叢話

柳夏亭仕至輔相三十年四方無田庄公所居衡門籬落花木數叢而已及為議政人或以築墻作門勸之者公曰今乃為相遽改前日之門可乎布衣蓬茅不為荒涼圭組軒冕不為榮輝盖與宋之司馬温公元之許文正公異世而同符者歟

尹文度公准性儉素裳衣弊衣一日在政院醉睡同座者毀汚公衣及醒戲曰君豈貧者也公曰天性也亦不以介意　太宗聞之笑曰質厚真人也（行狀）

潘城君朴公雖出入中外位極人臣然素儉約敦睦奉祿皆分濟親黨故家甚貧一日　太宗來訪立門前稍久公始延拜　太宗恠問其故對曰臣適炊粟為食既已入口數噍而不下以此不免少遲死罪死罪　太宗嗟歎仍賜青門外鼓岩田若干畝至今子孫世守云（記聞）

孟文貞公思誠為　世宗朝政丞清潔簡古不事生產飲食常以祿米一日家以新米飯進之公問曰何處得新米來夫人答曰祿米甚陳久不可食故借於隣家耳公惡曰既受祿當食其祿何事於借（辛遵戊寅記聞）

孟文貞公家甚狹小兵曹判書以稟事進去適值驟雨處處漏下衣冠盡濕判書還家而歎曰相公之家如是我何以外行廊為哉遂撤方構之廊（名臣錄）

俞公好仁在玉堂　成廟恩顧特優學士無比每月夜從
宦者數人遊慶會樓池中小舟僅受五六人獨命好仁
從之有若唐玄宗之待謫仙也好仁以校理剛直　上
從小宦侍一人夜臨直宿之中好仁驚起　上命只着
紗帽而坐從容談論　上見其紬衾露破絮黃染色退
上曰爾歷官清要儉素如此可尚也即命宦者持御被
來因以覆之而去（青坡劇談）

彝尊錄云先公凡衣服鞍具不貴鮮麗只要儉素堅緻而
已爲縣時嚮絡及韉繫俱絕典吏得皮紐以續之先公
恕鞭之代以麻繩

李樗軒石亭清慎節儉不治生產位極人臣而斗屋蕭然
有憂空之歎搆茅亭數椽于園中名之曰戒溢平居飭
躬訓子孫皆以是雖未臻大拜位望固已顯隆矣而人
猶以不盡用爲恨（名臣錄）

許忠貞公琮早貴隆赫清貧如寒畯所居湫陋人所難堪
而處之泰然嘗曰富貴在天何用力求妄希非分適足
爲累（名臣錄）

西平君文靖公韓繼禧柳巷先生文敬公脩之孫政丞文
簡公尚敬之子西原府院君繼美之弟上黨府院君韓
明澮之再從兄也憂代勳德富貴赫然而公獨水蘖自

守祿俸所入亦必散賑宗族之孤寡者以此家道凉薄
朝夕菜糲老而愈礪西原悶之時時周急亦皆辭而不
受一日設門會於上黨第一座咸曰西平年紀已高自
奉猶儉服御之踈觀瞻極未安盍思所以處之上黨曰
此吾之責也遽呼兒取紙筆來成一券列署諸親在堂
之名上叙公清簡之德次述一門不能奉承之失未言
微物不足稱情之意遂以興仁門外鼓岩下稻田種
石者献之公牢讓不受上黨以下且起且拜齊辭共賛
勢不可中止然後始受之然其蹜踖不安之色可掬也者
少咸起舞扶醉夜還可謂一門忠厚之盛矣先大夫外
祖母即西平之孫吾宗家鼓岩田亦分於此者云（寄齋雜記）

孫文貞公舜孝位高而操心猶約每對客設酌只用黑豆
苦菜松芽為蔌專惡繁華之事嘗戒子弟曰吾家起於
草菜無傳家舊物惟以清白傳之足矣嘗卧以手指脇
曰此間無些子汚物（名臣錄）

朴迂拙漢柱清箇絶俗一毫未嘗以非禮取於人居不
室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家無礎石之儲而處之裕如嘗
訪友人家立於門外其家僕告其主曰門外有客問其
儀貌其僕曰身長布衣狀如琴橐盖譏其儉素也其主
曰必朴某也倒屣趍出迎入其家人驚愕云

見識 清廉 定力 正心 儉約 操守 忠義 公正

容齋李公符食不重肉衣縗蔽體仕宦三十年不問有無室廬如寒素家子弟滿堂僅衍衣食而已或勸置田庄公曰食祿之家務從田園無祿之者何以聊生吾祿足以代耕置田庄為子孫計不亦勞乎子弟服飾奢不許升堂且曰汝輩苟志於善雖不得科第吾亦無所恨所乘馬人不堪騎公亦不以為意至斃而後代以他馬及為宰相內兄遺以軺一軺十年大抵自奉極菲薄人不堪處而處之有裕嘗曰祿不及親友而侈自奉吾不忍為也行狀

慕齋金公安國與成右相世昌同賜暇湖堂二公并直成公素豪貴家衾被俱用紵絲極其華侈慕齋素窮約性且不喜奢布被木枕蕭然若寒士成公愧甚終夜不安寢抵明還家語夫人曰國卿若笑我也侈則吾豈如是抱愧乎亟命易以樸素之物乃敢同宿云識小錄

金思齋正國寄黃某書曰君也營作不輟也言僕在京師聞之果若人言不如停也靜處以順天耳人生世間稀年為上壽假令吾與君得享上壽所餘不過十稔有零何故勞心以取呶呶也詬乎僕二十年處約也中營屋數椽產業數畝冬絮夏葛各數件卧外有餘地身邊有餘衣鉢底有餘食挾此三餘高卧一世雖廣厦千間玉

粧萬種綺紈百襲視同腐鼠恢恢乎處此一身而有裕
聞君之衣食茅宅百倍於吾豈可更不知止以蓄無用
之物乎所不可闕者惟書一架琴一張友一四履一獲
迎睡一枕納凉一窓頁暄一楹煎茶一爐扶老一笻尋
春一驢耳此二五雖煩不可廢一送了老境此外何求
松窩雜記

成進士聃壽有至誠高識屏居父墓下布衣麁食處之晏
然未嘗一至京師亦不以世族名胄自著故村人視之
如田夫也其姪成夢井觀察京畿巡至本州下令歷拜
州人無有識其所在物色然後得之及至其門草屋蕭
然不蔽風日土床容膝坐客無席夢井歎息而去還家
送方席十箇聃壽揮而去之曰此物不合貧賤之家也
牛溪集

許判書硡性儉素不喜華麗食不重肉四方無田園百口
仰祿俸而他無長物焉名臣錄

洪默齋產弼家法甚嚴領議政暹為承旨時猶必日課所
讀子婿雖通顯每候門屏悉去呵辟而後敢進初度日
子弟欲以歌管佐酒公曰吾忝居崇高恒懷戒慎敢當
聲妓之娛乎其儉約如此

趙文節公元紀有清白節雖位居宰輔弊廬短堵僅庇風

雨度厨所儲不過塩菜人視之不堪而公樂之不厭人有饋遺少不合義必辞若將浼之其素履然也丙辰丁巳錄

高杜谷應陟前後居官淡如寒僧弊袍穿屨對人不恥側室黃氏生長富貴服飾頗麗公盡撤錦衣藏於大板中蓋而釘之東儒師友錄

安左相玹忠清謹儉一代之名臣也不受私與不通闕節布衣惡食以守平生一日有客候其產公進飯唯黃藿以麄醢為湯公不嘗以和飯客曰羹若不好奈何而不嘗先和乎公曰羹若不好容得已乎清江小說

金大憲繼輝平生不以治家為意祖先遺業之外一口之籍一畝之庄無所增惟於晚節即屋後辛室二間常處人笑其朴陋至於案牘什具隨坐苟設去則不復收拾或因而不問有亡也碑銘

李相國浚慶凡人有喪竭力救之俸布周給無餘蓄不肯起茅宅置田園凡紛華名勢避之若將浼焉人不敢干以私門庭蕭然有同寒素操履無玷痕評論無偏詖故雖以安老沆之毒芑復昌之兇樑通源之猜能使之憂畏困横而終不敢有以加害神道碑

退溪先生每至陶山常居玩樂齋左右圖書俯讀仰思夜以繼日家貧蔬糲僅充而攻苦食淡他人視之疑其不

堪而先生裕如也蓋先生於道所見益親所造益深有以自樂而忘外慕故雖處窮約之中而能怡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也又對客啖飯未嘗有匙筯之聲其為飲食之節雖暑月乾脯而已每食不過數三器雖壯者有所不堪而先生若啜膏粱設食必稱家有無故雖貴客亦不盛饌卑幼來亦不忽必預教家人以供之未嘗對客言之東儒師友錄

尚成安公震居家未嘗言器用陋惡家人欲試之置陋席於客坐候之數日終不言家人知終不言代以新者公又不言其為儉素不事致飾如此名臣錄

尚成安公先世居林川家業富饒公曾祖英孚嘗貸與貧户契券甚多悉取以焚之曰吾後世必有昌貴者孚植三槐于庭以擬王晉公故事至成安果登台輔自公貴不營產業先世庫廩漸皆傾毀有奴建請修葺公笑曰汝雖欲修完將以何物窠之竟至頹圮無餘清江小說

趙判書彥秀立朝四十年官至六卿未嘗搆一間屋買一頃田先人舊宅亦未嘗修葺曰此足以終吾身自奉儉素身歿之後家無遺財清白一節不讓於古人矣名臣錄

聽松先生平居日用若無有異於人而其收束檢制處則確然以淡泊自守常情所不堪而方且自以為樂也飲

食無嗜好豆飯菜羹未嘗不飽晩年盤有重肉命去其一衣服只取周身常服狗皮裘絹紬之屬不以掛體嘗自賛曰其容枯槁其貞亦古行年四十猶一布衣初心不騣終始無違宅邊樹桑柘成林而不事養蚕或問其故答曰使余扶杖徜徉于其下緑葉成陰清風徐來如是足矣前溪魚蟹亦不喜漁也 行狀

李判書希儉晩居東門外仍號東皐即夏亭柳相公觀故宅也夏亭以清白聞屋漏不理雨則持傘談者美之公因其舊而略葺之之嗤其陋公曰比雨傘則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屢空不以介意身歿之後無衣服以殮無粟帛以襄至假貸於親戚 神道碑銘

洪拙翁聖民資稟絶人清操出倫簡素淡泊雍容恬静不暇脩為自得乎天於世浮華侈靡群利貨財漠然無一動於中者揀於欹傾瓶罌懸磬而居之恭然 名臣錄

李芝峰晬光家世清儉取與無所苟不問産業有無於群色紛華泊然無所好不薰香不燃蠟不設宴會不聽音樂食無兼味坐無完席一喪十五年不改床榻蕭然凝塵滿室而處之甚適人有服美者對公輒赧然自退及卒親賓會斂皆曰不可以文綺涵我公但用絹素從雅志也 行狀

權判書克智出爲此青判官莅任一年一毫不累於身寢褥破盡露絮遽命以布衾補綻勿令官人知黃判官琳公外從兄也赴京時家人治茅刻桶及還見之曰擇仲若見必詈余急令斲其桶其見重如此燕行舊着絨帽垢膩不堪戴從者請易之終不許行中惟喫糖以療胃餘十數顆未到家分與親舊律身之嚴出於天植絕無脩飾之色碑銘

朴思菴居相位持身清約雖在台司門庭冷落淡如無位者東儒師友師

李判樞鐸位居台司只資俸祿不別治產僅絀朝夕而已郡邑或遺食物則必分諸隣里親舊厨無餘積臨死謂其子海壽曰我死棺槨必用　君賜無易也栗谷外集

金長浦行平生以清苦自礪而不令人知及家火清江李公撤別舍瓦饋之輸積于庭公不以蓋屋人勸之公曰古人有不蔽風雨者此屋已草覆矣何必瓦爲東儒師友錄

鄭栢谷崑壽自奉甚菲薄蔬羹數飣之外肉不得重味裘葛蔽體而已亦無兼副破辟虛窓茵薦不具門乏童隸厩無款段人曰何以能堪其所不堪而公則處之裕如也行狀

栗谷以副提學退休坡山崔海城滉歷拜栗谷對食饌甚

薄海城不敢下箸曰何以忍此寒苦也栗谷曰日晩而食不知其苦也（東儒師友錄）

李五峰好閔平生不喜服美　宣祖嘗謂公曰筵臣皆衣文綺卿獨不然予甚佳之仍舉御衣示之乃綿布襖也左右皆慚謝（名臣錄）

李完平元翼請暇展墓杵川　上聞公田舍狹陋命起茅其傍公辭不許又賜素褥素衾教曰卿儉素可敬以此賜之以成卿之德

李完平辭受取與一斷於理了無矜吝色然廉節太高不但苞苴不敢近雖近邑歲時饋儀各數稍優則門僮已卻之自奉寒儉甚於窮布素而處之晏如嘗開城成川以國家新去亂而成川舊館守宏侈自擇朴陋下屋居之而積馬草於降仙樓上雖軍官子弟不許一登其寓駐江搆草堂不蔽風雨隣有洪汝諄故庄宅主守者許公借居公嫌其侈不從也若此類莫非有意義存焉而或稱其過慎豈知公者哉（諡狀）

踈菴還朝祿薄不自資假貸緡之新娶尹氏在沔川亦不能迎致短衾破席獨寢空宇仍減寒疾友人權儆已借以長衾得小汗便解束其衾置架上是夜卒親友就視短衾覆體兩足俱露（言行錄）

申文貞公都尉親迎時舊茅隘陋該官請依例繕修公曰
廬雖弊足以行禮終不易一椽寢廡傾塌家人請治公
曰國事未定何以家為恬於貧約絕無嗜欲未嘗以家
事經心山蔬佐脫粟亦不為苦不喜與人造請公退杜
門蕭然一寒士也 銘碑

李文忠公廷龜立朝四十年田園不增不治垣屋 世子
臨吊敢詰寮屬曰李傅位三公居茅甚陋其儉約可尚
也 銘碑

趙文孝公翼衣取蔽體食不重味立朝五十餘年位至三
公而無宅於京無田於野人有饋遺與俸直所入皆分
也親黨散盡乃已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於人家貧屢
空或至絕食晏如也每當飢歲必減損常食或進餐粥
曰人皆飢餓我何心美食 銘碑

李公希建居官極其清儉雖隆冬只著挾衣單袴足不襪
而穿靴行無寢具只以二十年羊裘束於鞍後夜則覆
腹而卧膝以下皆出人以好衣給之則受而不著以賞
士卒也有功者 銘臣錄

洪監司命耆家世有寒素節至貴無易敗屋弊席夷然不
以為意屢典大藩一物不自近雖居顯要門外之軌如
掃 銘碑

忠義

吉冶隱再仕高麗辛禑朝為門下注書及恭讓王主棄官歸善州奉養孀親鄉黨稱其孝初　太宗在潛邸再同學于成均館及為世子與書筵官論遺逸之士　太宗曰再強直人也我嘗同學不見久矣正字田可植再同慣人也具言再孝行　太宗下令徵之再承傳至京　太宗啓于恭靖授奉常博士再不詣闕謝恩乃上書　太宗曰舟於昔日得與邸下讀詩泮宮今日之召臣不忘舊也然再於辛朝登科筮仕及王氏復位即敀于鄉若將終身今者記舊徵召再欲上謁即還從仕則非再志也　太宗曰子之所言乃綱常不易之道也義難奪志然召之者吾也官之者上也告辭於上可也再遂上書略曰臣本清微於辛氏之朝至門下注書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主乞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孝養老母以終餘年　恭靖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命本州復其家世宗即位　太宗為上王教曰吉再不事二君真義士也聞其有子宜召用之以旌其忠遂驛召其子師舜除宗廟副承再卒命賻米豆且給葬軍

大夫權近曰我　太宗寬仁大度褒奬節義之美直與周武王之釋夷齊漢光武之遣子陵異世而同符斯皆

所以崇其義而遂其志以激百世之高風以存萬世之大防也東閣雜記

前掌令徐甄坐金震陽之黨退居柃川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杳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請罪之　太宗作色曰甄爲高麗之臣佐詩而思之是夷齊之流也可賞不可罪也

判承樞朴公淳蓋我　太宗朝　太祖大王移御北闕之咸興前後問安使皆不得還後當遣使　太宗問誰可者承樞公性忠直清白常慷慨自許事君當盡臣節即對曰臣請自往公　太宗所眷重者即未許公復曰臣爲君死乃其職爾衣君衣君而臨難苟免臣所恥也始公於　太祖爲布衣交欲以誠意感動　天意回蹕于京師也行至咸興遥望行在所公故以子母馬繫其子于樹而騎母以行則相與躑躅回顧移晷不得進　太祖臨眺而怪之於是公上謁　上欣然叙舊賜以酒食曰爾何遠來見我耶公對曰窮不勝犬馬情欲一瞻天顔而死故臣來耳　上曰爾繫子馬于樹何也對曰妨於行路故繫之曰母子不忍相離雖微物亦有至情也公欲以此微感　上意上意戚然有不懌之色公因淳泣嗚咽　上亦爲之泣仍留公不遣一日　上與公

局戲適有鼠以其子墮屋角至死不相捨公推局仗地而泣　上復戚然曰爾其休矣吾且思之即諭以回蹕之意公承　命拜行　上曰爾其亟去　行在諸臣果爭前請殺之上不許度其行已渡龍興江然後始許之而授使者劒曰若已渡江勿追也公偶得暴疾尚在江北遂斷其腰使者復　命上大驚仍問曰淳死何言使者曰淳跪向　行朝大呼曰臣死矣但願毋改前旨也上淳泣交流後數日謂諸臣曰朴淳予少時良友也予終不食疇昔之言南還之意益決始公將行　太宗問公曰卿亦有所言者乎對曰惟不稱職是懼無復可言者　太宗曰卿勿以妻子為念即賜第宅及他物至是太宗聞而大慟曰知其必死而請行其忠勇無比焉又命畫工只畫其半身以著其實焉

景恭乙亥魯山出慶會樓下召　光廟讓位授大寶　光廟淳泣辭不獲是日朴彭年臨慶會池欲自隕成三問止之曰上為上王我輩不死猶可為也遂相與謀復魯山俄出為忠清監司狀啓不書臣字受祿不食封閉一庫及事敗詰之曰汝能稱臣食祿而復欲背之是反覆人也彭年曰吾未嘗稱臣亦不食祿驗之果然與子憲同日死　仁廟朝經筵官韓澍啓曰　世祖於朴彭年

等心雖嘉之而危疑際不得不加罪故嘗　下教曰當
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泯滅於後世故為此微言
以曉後世子孫也　東閣雜記

李塏牧隱之曾孫詩文清節為世所重　英廟幸溫陽塏
與三問等便服隨駕備顧問人皆榮之預三問之謀為
人瘦弱而杖下顏色不變見者壯之塏車載有詩曰禹
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寢出門去顯
陵松栢夢中青　上同

光廟受禪之時成三問以禮房承旨奉　御宝不覺失聲
痛哭　光廟方伏地固辭時舉頭望之與朴彭年李塏
河緯地柳誠源武人俞應孚及魯山舅權自新等謀復
魯山金礩亦預其謀彭年謂礩曰事成汝妻父鄭昌孫
可為領相三問等舉事之斯屢違不諧礩乃泄諸昌孫
昌孫即同礩詣闕密啓曰礩與三問等云云罪當萬死
光廟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亦入侍　光廟令武士捽
下以礩所告詰之三問笑而對曰皆是也　上王春秋
方富而遜位欲其復位乃人臣所當為更何問乎進賜
平日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此事乎顧謂金礩曰汝之所
告猶回互不直我等之意直欲如是耳燒鉄斥置臍下
油火方煎三問色不變待冷曰更使灼熱來又斷肱徐

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座三問數之曰昔與汝同直集賢殿　英廟抱元孫英庭中曰寡人千秋萬歲後爾等須念此兒言猶在耳汝忘之耶叔舟無以爲容光廟使叔舟避之臨刑諸監刑官曰若等佐賢主致大平三問敢見故主於地下耳同上

河緯地善山人　英廟戊科擢壯元　顯廟上昇辭職還鄉魯山以右司諫徵之官至禮曹參判預三問之謀光廟愛其才密諭之曰汝若違初謀則可免緯地笑而不答臨鞫緯地對曰人臣既加以反逆之名其罪應死更何所問　光廟怒地獨不施烙刑　英廟培養人才於是爲盛推緯地爲首同上

天順皇帝沒北虜時河緯地常慷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我輩雖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預其憂乎每處外廊不入寢室斯人之志行如是其忠義徇國可知　世祖朝官至禮曹參判甚見寵幸別置一室而藏其祿略錄

光廟既誅宗瑞等拜領議政府事判吏兵曹兼內外兵馬都統使且作教書褒祿其勳時集賢殿官皆逃去獨柳誠源在館不及避而製之還家痛哭人莫知其由成三問等謀復魯山誠源預焉及事敗誠源以司藝方仕進

本館聞變索馬遽還不脫冠帶詣家廟家人恠久不還往見之則仰卧拔佩刀擬頸以木片築之救之不及俄而吏来取屍磔之（東閣雜記）

俞應孚武人也驍勇絶人能超越墻屋事母孝官至二品與三問等謀復魯山約某日　華使請宴時舉事適於其日世子不扈駕又以地窄令雲釼諸將不入三問等止其謀應孚猶欲入擊曰事貴神速世子雖不扈駕而羽翼皆在此若盡除之則何能為乎三問等以非萬全之計固止之尋事敗　光廟問之曰汝欲何為應孚對曰欲以三尺釼廢足下復舊主耳竪儒不可與謀事若早從吾言豈有今日欲問情外之事可問彼書生聞者竦然吏籍其家戶內只有破薦人服其清嘗於衆中奮臂曰誅韓某權某此拳足矣曾為咸吉道節度使有詩曰良鷹三百坐樓前可見其氣像（東閣雜記）

秋江（南公孝溫）性慷慨嘗師事清寒子放跡物外與世俗不相關年十八上書成庙請復　昭陵每憤時事或登母岳痛哭而返危書激論雖觸諱莫忌也大猷自勗戒止之終不聽二公講明性理操履以小學為律其所造宗與秋江異然交契相厚真所謂芝蘭同臭也（丙辰丁巳錄）

權公達手為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庙事大作威鉗下

公以為非先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怒彌甚玉堂臺諫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皆旁推先死剖發朽攘以苟免公獨自引伏不為負亡僚自活計并臺員先發者鉄鎖已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歸一而一生之為愈臺者候承吏旨更言玉堂先於臺公張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欺我而為之耶即奮筆書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為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畢顏色不變與之酒立盡汲就刑如平常人莫不歎傷之名臣錄

寓菴洪彥忠文匡之第二子早登第歷敭清顯逮一家罹禍公與其兄弟俱謫海島燕山淫虐日久人心已難將有反正之機家人勸之曰一時知名之人如李希剛亦亡命公曷不從此而去耶公曰人倫有五而父子一也君臣二也我今已喪父所重者只有君臣之義今若亡命是既無父又無君君命焉敢逃也未幾拿命至公從容就途行至幽谷驛自撰挽詞行至島嶺已反正公聞之涕泣不已新王即位遂擇廢朝被斥之人如張順孫李長坤輩皆彈冠而起公亦在其列終不赴召以詩酒自娛不幸早卒廢朝守節之人惟寓菴而已野史

東峰金公時習有沙彌喉音清楚能出商聲浪咏長吟遺響裊空淒有餘感每值皓月朗然中宵獨坐令沙彌詠難騷

經一過輒泣下沾襟性嗜酒飲醉則曰不見我　英廟
流涕甚悲（龍泉淡寂記）
奇貞武公處自魯山朝休官杜門謝絕人事手抄四書三
經左傳綱目　光廟在潛邸時三訪公於私第公托以
青盲　光廟一日持針擬刺以試之公瞪視不目逃竟
不能起公亦免於禍（碑銘）
李文康公石亨最與成三問朴彭年諸人相切　光廟受
禪適丁內憂服闋即除全羅監司丙子六月二十五日
成三問獄事起石亨以外任之故不為連累二十七日
巡到益山聞諸人盡死遂題一詩懸于壁上書曰丙子
六月二十七日作詩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有
哀榮異寧為冷熱容其時臺諫請鞫問詩意　光廟覽
之曰詩人命意不知所在何必乃尒事遂止（沈光世海東樂府）
寄齋襍錄曰反正之後諸臣之在謫所者聞之或喜甚失
笑或動色相賀或至有起而抃舞者鄭文翼公亦在牙
山配所聞之嘻噓垂涕者久之且不食肉曰不知舊主
生死未敢也可謂處之不失其正也
平城府院君朴元宗生長膏粱少落拓不羈出入屠肆學
射御中第歷清顯遂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沉月
山大君夫人乃其姊也被污蕪山染疾而死心常怏憤

時成希顏落戢家居燕山亂政日甚宗祀危急素多大
略欲廓清昏亂推戴　聖朝無與規畫悒悒無賴意朴
公可屬大事而本非同好難於發言有里人辛允文者
往來兩家甚押昌山遂令試微意平城乃奮袂而起曰
是我日夜蓄積也昌山乃暮抵平城家各痛哭叙平生
忠義宜許國以死男兒死生有命豈有見　宗祀危在
朝夕而不恤乎於是兩人懽甚洽陰崖禪記

德陽日記云己卯禍囚禁府之夜皆以為必死其夜長天
無雲明月滿庭列坐空庭相與酌酒以相永訣元冲淨金
有詩曰重泉此夜長故客空留明月照人間大柔紬金又
吟曰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又吟曰明月
長天夜冲和曰嚴冬惜別時皆從容自得但相與曰次
野耔李則必免次野哭獨孝直痛哭曰欲見吾君云云相
與勉之曰當從容就義何至哭泣孝直曰從容就義吾
豈不知但欲見吾君吾君豈至如是終夜哭及翌日聞
處死之後裕如也

金河西獜厚清風異骨夐出流俗少時受知　仁宙恩遇
異常自乙巳以後絕意人事有同枯木死灰每值七月
諱辰輒前期携酒入山號哭無節畸菴漫述

河西每見前代治亂興亡之事莫不由奸兇弄權忠良受

害扼腕痛切不啻身親歷之門第有學楚辭宋史者至
岳飛傳便痛飲下筆曰楚騷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
滿襟異代興亡那繫我自然相感漫悲吟乃廢講其滿
腔忠義有不能自掩者如此 名臣錄

李正獻公潤慶乙卯夏倭奴入邊相次陷沒將薄靈岩觀
察使牒公為守城將蓋欲籍公威名以壓奔崩也公急
調精銳入據之即部署號令季公為都巡察使主牙錦
城檄公曰防禦使既入城假將必還守本境則軍中聲
言令公朝出吾等夕散防禦愕貽失措公私與書曰將
卒皆保我為固我動且不測正所謂秋毫皆帝力常
恐不得死所之日也吾不可去已而賊拘提俘虜直抵
城下斬斫擲首踊躍吹唇為登陴狀闔城氣奪人思奔
潰公自巡視厲以忠義曰我固世受 國恩我作此城
主必與此城同存亡若等亦太平民盍亦念我 國恩
一乃心力殺賊以取勳賞士卒激勸無反意猶偃旗息
鼓戒觸賊怒公之麾下有請出少兵以賞賊者公知其
可用乃犒遣之多所馘獻無不立賞見被創者必為之垂
泣人益減奋由是他衛倚以為重踵以不挫遂殲強寇
卒全孤城一方解嚴京師晏然公之力也 碑銘

羅輔德級嘗辭疾去官丙申陳遊擊媾賊至釜營伴臣夜

逃賊大怒囚遊擊將再犯京師大震朝廷擇伴臣六易
乃故公公聞命還家不入直詣闕拜命公有老母無兄
弟羣議不忍遣公曰出身事主危難敢以親辭乎即日
赴賊陣白沙李相以接伴使駐境謂公曰聞賊已殺遊
擊可觀勢進退公曰我承命入賊營死生天也何可坐
此觀望公散遣從行家僮曰吾死戢耳汝輩俱死無益
賊聞公至張兵六十里白刃森列脅公入囚門公奮罵
曰我是使介不當入是聞賊觀公動止安閑略無怖色
知不屈開正門以入即放陳遊擊遇公盡禮事遂定 各臣錄

金鶴峯誠一奉招諭征討之命人心渙散時事已去有同
狂瀾既倒隄防無計雖專方面聞帥之責者亦皆縮首
而却步公以經幄宿儒軍旅之事非所嘗聞而道內無
乾淨之地手下無尺寸之兵惟將血誠鼓發士氣片片
赤心推置人心腹言必涕泣而道之文必和淚而寫之
不但懷忠慕義者懽趍之不暇至於頑暴強戾者莫不
欣然而來附逃將潰卒亦皆奮迅興起咸願爲國效死
行狀

尹艮輔箕年三十一隨父謫湖南倭寇猝至列郡望風瓦
解監司欲走避公往見責讓任儲胥者寇至先遁人得
以誅舉劍擬之監司大怖囁嚅謝公後謂人吾不畏賊

畏尹某怒目壬辰之難　世子駐成川朝士李弘業者陷賊反爲賊諜持慢書至宰相無識欲善視公引大義廷折之辭氣凜然畏懦者至掩耳走 東儒錄

上議渡遼李公山甫與李白沙敎三人請從李提督駐軍遼陽不肯前公承　命馳詣軍門請亟濟師辭氣懇切淚隨言發提督欲具酒食待之公曰君父在草莽義不忍當盛禮遂下庭痛哭提督感動即趣渡江 諸臣錄

壬辰四月日本國關白平秀吉舉大兵衆號六十萬連陷釜山東萊中外大震　上曰予權慄有可用用之材今在何處拜兩南巨鎮以試其材即日以公爲光州牧使公謝恩輒行時余以都承旨直政院公就與之別余曰何行之遽公曰國家事急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晷刻效俗兒輩悲啼狀耶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臣視兩南爲死地公辭語慷慨昂然就道政院同列無不嘖嘖稱其宏量 西山讀記

車駕入平壤爲久住計賊勢彌滿江南　大駕將避出是日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揷江沙上令火砲匠金生麗往取之書至開見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抵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所裁也書中所言蓋欲見德馨議講和也德馨親往敵陣乃以

見識 忠義 廉 定力 正心 儉約 操守 公正

扁舟會平玄兩酋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蘇玄曰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公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和調信等諾極不遜遂各罷歸群臣諸將見其會者無不變色而德馨辭氣壯列少無摧折後玄蘇亟稱於人曰李判書於蒼卒之際辭氣無異平日信不可及也（再造藩邦志策功時上曰李某當倭奴充斥之日以扁舟往見賊酋非忘身徇國者不能也命使削並錄公聞命辭甚力）

壬辰巡邊使李鎰敗報至宮中衛士盡散更漏不鳴 車駕先出夜已四鼓都承旨李恒福促步入闕內則宮中虛無人天又大雨夜黑如漆 中殿獨與侍女十數人步出仁和門恒福執燭前導 中殿顧問是誰侍女對以都承旨李恒福 中殿嘖嘖者良久勉以忠義恒福益奮勵忘身（再造藩邦志）

車駕將幸義州 上問諸臣曰予幸義州若不幸率群臣渡遼內附誰能從予欲得自募人負問大臣大臣不對且以入遼為難以次問群臣群臣亦莫有應者次至李恒福恒福對曰臣年少無病且無父母請隨駕以行 上曰卿若有難事不可強行再加商量恒福對曰此非臣今日所辦於口頭以塞 聖上一時之問也筮仕之

初已有願志之志及出國門誓以效死故妻子兄妹已
與永訣此志素定矣　上嘖嘖嗟歎者良久恒福盖於
變初已與其兄相別惟以國事為慮退在別室蒙被而
卧其妾吳欲就別恒福即閉戶不應吳立在戶外請暫
入室面訣而死則恒福應曰吾非無情者但國事至此
不暇顧私今此涕泣團欒無益於事徒亂人意及曉趍
朝吳突前執帶曰願少留有所指教恒福拂衣再三至
拔佩刀欲斷其帶吳不得已少却遂不顧而去仍不故
家日夜贊謀決機焉
上至定州賊報日急而天兵尚未出上下遑遑莫知為計

上召群臣問策李恒福李德馨曰事急矣臣等請入
天朝上書救求二人爭往至夜分　上猶況吟不決沈
忠謙曰二臣并往無益況恒福方在本兵尤不可遠雖
無已則德馨可遣　上曰吾意正如此矣於是乃遣德
馨習曉將發恒福送至南門德馨曰恨無快馬兼程疾
馳恒福即解所乘馬與之曰兵若不出君當索我於重
泉無相見也德馨曰兵若不出吾當棄骨於虜龍再不
渡鴨水而已二人洒泣而別見者動容德馨晝夜馳二
百餘里及至遼東六上書乞出援兵因到巡撫帳下立
庭痛哭辭氣慷慨終日不退郝杰為之改容期以七月

濟師同上

李知事廷馣壬辰以吏曹叅議避兵至延安府使李某棄城遁賊將長正以三千兵猝至公曾爲府使遺愛在民吏民聞公至皆願死守公遂部署行伍分城而守列礮具治樓櫓僅完而賊圍之公驅家屬納於公廨塞其門積蒭其傍峙薪于城門而坐其上令軍中曰賊如登城即火之我與家屬誓不汚賊刃人皆感激賊蟻附而登公命沸湯于鼎以灌之賊負薪而進公命束火而投之賊戴空棺而上公命以石擊之無不應手而墮盖賊盡其力以戴之小有所觸棺輒自動不能爲力故也大戰三日賊技窮而遁事聞論其功進公拓討使涪溪記聞

癸巳賊盤據嶺海將西窺湖南金公千鎰謂湖南國之根本而晉州宗爲湖南蔽遂入晉州死守城中矢石俱盡徒以竹木刺擊賊乘勝闌入城中遂陷公在矗城樓上惟長子象乾幕下梁山璹等親兵僅十人在公側不去泣且呼曰事去矣將奈何公恬然曰起事之日吾已斷吾死矣但爾曹可憐耳遂起北向拜與子象乾相抱赴樓下潭水將佐從死者不可勝記賊亦力盡不敢復軼湖南　皇朝指揮使吳宗道素敬服公遣使操文而酹之其辭甚悲惋督軍門邢玠亦稱公忠魂毅魄亶然如在

宣廟震悼命贈公左贊成賜吊祭湖南人士爲立祠于
羅州賜額曰旌烈 名臣錄

高敬命號霽峰光州人也壬辰家居聞倭寇至列邑望風
慷慨發憤傳檄遠近聚兵討錦山之賊戰敗與子因厚
死焉其長子從厚誓復父讐奮義起兵拒賊于晉州城
陷而死父子三人同死國事古今無二嗚呼烈哉 芝峰類說

丁酉秋賊大舉入寇郭公再祐以防禦使守昌寧火旺山
城公弟再祉之奴犯門禁斬之孽族尹生之弟望不入
城公使尹生及其季甲督還之不肯并斬之積薪于館
舍以示死守一軍股慄賊既薄城公從容談笑但令堅
守曰渠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夜果不戰渡江而西
屠黃石陷南原列鎮皆潰體察使完平李公命公解兵
公飛報曰齊城七十即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列
鎮雖破獨不可爲守乎拒之不從 名臣錄

金悌甲莅原州緩期年賊入忠州相拒不遠乃竪旌旗整
行伍但無勇將可以統之聞本州人鄭姓者驍猛絕人
乃招之前曰賊勁吾弱欲戰則徒殺人民欲守則城池
不完但此地鈴原山城可據而守也汝素有胆略可領
此卒先據此城吾 之鄭跪以對曰敢不唯命但以是
兵抗彼鋒勢固不敵徒恃其險不可爲矣宜少出以避

得其便而為之殆未晚也悌甲大怒叱之曰奴不足與
謀仍仰天嘆曰吾死決矣為守土吏不可去晷刻偷色
是乃羞也吾當竭力以拒得挫其鋒斯亦幸也如其不
幸惟有死國而已不猶愈於死私乎遂跨馬而先導為
士卒倡人皆感激懽趍日夜躬自巡飭城中惟以無懼
賊既入本州悌甲不為動誓衆益勵賊知有備乃為書
掛長竿誘以利脅以威悌甲手斬其使賊縱敢死者穴
城而升麾大軍以越城遂陷悌甲猶着戎衣據胡床不
下彎弓將射賊賊先射中悌甲其箭在臂猶不下賊迫
悌甲下床令拜終不屈膝罵不絕口遂與夫人及一子

同死賊義其不屈莫不嗟嘆（再造藩邦）

趙憲金浦人出自寒微力學登科躬耕養母每以國事為
憂汲汲如狂前後上疏指陳時政者累十萬言時倭使
玄蘇等求和憲抗章請斬玄蘇平義智頭懸之藁街人
目以狂妄至壬辰議者悔不用其謀且善天文一日聞
東南有大聲如雷泣謂人曰此名天鼓倭衆今渡海矣
其言果驗聞乱即聚兵傳檄討賊遠近響應竟赴賊死
凡同事者七百人蓋性於忠義者也（迄峯類說）

重峰先生變初未起兵與同鄉十餘人親往覘賊路逢倭
兵百餘衆寡不敵皆走先生獨奮然欲進戰鄉人不從

強曳先生登山先生呼曰姑舍我先財賊及起兵常以
鈎擊柱有若發狂之人或人問其故荅曰曾用此鈎豈
使此賊渡海辭氣慷慨言淚俱發或人曰豈恨其不用
公言斬倭使報　天朝乎先生曰噫當斬者豈惟此賊
或人悟其意不更問　遺事

重峰先生移兵湖南攻錦山賊賊勢甚盛褊裨數人請且
退師更圖後舉先生即命從者解先生所乘馬鞍投地
因罵曰汝以我有欲退之意乎我當止死爾輩進退任
自為之其人感奮遂決死進戰賊既闌入帳下士挽先
生號泣要與先生俱去先生笑而坐凝然不動神色自
若賊不敢易犯最後乃及先生　遺事

劉克良延安人後移去松京其母故宰相洪暹之婢也公
少孤學武登科榮顯諸公爭以將材薦母謂公曰我本
某家婢也少時誤碎玉杯恐被罪而逃遇汝父生汝公
聞之大驚即上京尋主家陳其情欲上疏削科還為奴
洪暹曰爾非我奴也何為出此言公曰母既言之何敢
冒法背主忌君乎洪相義之為倣役文券給之公謝而
去每以主稱之宰邑閫帥贐遺不絕每見謁之時自里
門步進所献之物手自持納嘗為衛將分軍洪相入直
禁中有所言以小紙書數字招之公即欲起去兵曹摠

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子何徑去公曰舊主見招不敢
遲延一座驚歎官至副元帥壬辰之亂從申硈防守臨
津硈見賊兵甚少欲過江擊之公曰賊之羸誘我也慎
勿輕渡硈不從遂乘舟而濟公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
隨渡于彼岸俄而賊兵大至硈狼狽而還騎渡未半而
溺公踞軺床不動麾兵力戰而死之 名臣錄

宋象賢字德求礪山人 宣廟朝倭酋平秀吉遣玄蘇平
義智來獻土物覘我虛寀仍要假道朝貢於 天朝其
視蓋眺眺矣朝廷深以為憂會東萊有窠宰相以公有
將材交口薦之除公為府使公蒞任翌年壬辰倭奴悉

國來犯東萊以海堧孤壘首受其兵公知衆寡強弱不
相當猶誓心戮力殊死戰城將陷賊將平調益嘗感公
厚德瞬公使避於城傍隱隙公不應急取朝衣穿諸盔
上痛哭北向拜拜訖致書於老父曰孤城月暈列鎮高
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遂遇害俄而玄蘇義智至聞公
死歎惜之出其徒之害公者戮之尋公屍瘞于東門外
淨地立標以識之府僕馬仝者伏公義烈遇公諱日及
節辰必設祭以哭終始不替倭人義之丙申朝廷因其
子陳疏諭兵使金應瑞入賊中輿櫬而敗葬于西原遺
民之號哭追送於百里外者幾七百餘人賊將義智逢

公櫬下馬引避而送之後賊語被虜者曰爾國忠臣惟東萊府使一人而已 續玉露

壬辰倭自嶺踰湖屯錦山以撼全州州尹新死惴惴無朝夕訃時李公廷鸞罷官居家糾聚義旅將西赴國難按使驛聞于朝留攝州事委以保障公慨然曰若失此州國事無可為者我 王臣當與此州同存亡遂先驅家累入城中晝夜在軍中數月不懈決捨臂肉皆爛日厲氣巡城過家門未嘗一人語及 君父播越必西望痛哭嘗啓其足示子弟曰足底黑子汝等須知之蓋欲志之於原隰之裒也衆知公意已決咸效死莫有二志及賊薄城公輒諭家眷曰即不幸宜各自決毋污賊手不則無以見我於地下遂誓于中曰毋擾毋枉費一矢敢違者斬城中肅然賊知有備不敢功而去 名臣錄

壬辰之變趙公宗道以丹城縣監傳檄倡義列群為之響應是歲公與招諭使金鶴峰同舟講義於矗城樓下有人傳云 大駕渡遼公慨然痛駭曰 大駕渡遼則吾屬其將安適與其臣僕於恭慈曷若潔身而死於清流於是携鶴峰手臨江欲自殞鶴峰止之曰 大駕渡遼之說道聽而塗說無的報可據不可信也且人臣死義自有其地他日自決未為晚也吾恐今日之死無益於

國而為匹夫溝瀆之諒也公然之集 澗松

宣朝大王二十一年春日本倭賊入寇我南邊掠我民載船徜徉沿海無敢格之者李宣傳大源時任鹿島萬戶獨率手下兵整船追之大敗賊沉二十餘艘餘賊遁去我軍無亡失者公歸上首虜於水使沈巖巖恇怯初無捍禦事欲攘公功呼至公前附耳語云云公不從巖慚且怒居無何賊又大至巖促公出戰公曰日已暮兵且小請合衆蓄銃以俟天明巖不許脅之以威公將發請巖後繼又不許公以疲卒百餘人與賊交鋒損竹島洋中知必死致死格聞三日所殺傷甚衆而衆寡不敵巖坐視終不救公知事不濟割指出血解衣而書一絕付家僮曰以此敢葬其詩曰日暮轅門渡海來兵孤勢乏此生哀君親恩義俱無報恨入愁雲結未開及軍敗為賊所得逼降不屈縛諸船檣乱斫之至死罵不絕辨公之初献捷也觀察使以狀聞 上遞巖水使以公代之朝命未至公已沒矣邊民憤巖而哀公作咄憐之歌歌之

郭公趨守黃石山城也都體察使李公元翼以公書生不習兵令全海府使白士霖助之戰公守西南士霖守東北明年賊大至公躬督戰晝夜不懈士霖欲棄城走陰

使人餂之曰賊盛而逼豈不怖哉公厲辭曰吾已分死無怖矣士霖知不可設乘夜縋下其妻子即與手下兵遁軍吏走報曰白兵已遁請速出公曰此奴訛言僕意當斬使人視之城東北空矣於是城中波折不可禁遏子胥及吏民等皆號泣以請曰事已至此願早為計公笑曰此城乃吾死所何計之更為指軍器曰不可以藉寇命悉焚之明日賊登城公毅然踞胡床神色不變竟遇害蓋公自寇深以後以死難自許一家女婦等亦皆佩以小刀曰即有不幸以此自決足矣前仗節數十日與友人別有詩曰廟堂平昔講經論此日男兒有幾人滄海血流腥滿地臨分相勗在城仁至今讀之凜然有生氣其素定之堅確於此亦可概矣碑銘

丁巳冬廢后之論已定李文忠公恒福慷慨不食忽大雷撼屋公曰天其戒告之矣俄而樞府郎來收議公方病扶起舊筆書曰誰為殿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也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嘗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惡慕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子無讐母之義況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也重夫焉有間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奚為至於難纏之下哉為今之

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乂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
議至見者泣下 名臣錄

白沙李文忠公之在蘆村余携兒明漢佩酒往訪則公欣
然迎謂曰吾欲賞道峰泉石未遇會心人君適至矣仍
以道巾芒鞋騎驢而去歷編諸勝同宿枕流堂三更月
上余方困卧公跳余曰月色如許何睡耶携出川上忽
愀然不語仰天長吁使明漢誦出師表又誦赤壁賦飄
然有羽化登仙之想逮丁巳冬免論益張請廢之疏四
面而起陳好善全瀅等請先誅公及余余匹馬曉出城
訪公於東岡曰火色甚急吾等當先見收矣今日之事
異議者死不議者不至於死吾受祿在戢理難得免公
既去朝病不收議例也公掀髯笑曰死生命也且上必
不辦殺吾等或南或北不相遠則幸矣余知公意決口
號短律贈公有斜陽數行淚立馬穆陵村之句公曰以
此為訣足矣遂握手而別居數日而公之議上粤一月
而公謫矣 碑銘月沙撰

光海廢 母后時踈菴聞李爾瞻欲勿問朝野庶官雖被
罪竄黜之人廣收其議以為箝制綱打之計公草數百
言其一節曰自上以此大事聞于群下而不知其不可
者方盡於姦臣之蒙蔽而亦未及行此事故也事成之

日自上若見　慈殿蒼黃罔極之容掩淚出官之狀自不覺其下堂奔扶失聲痛哭將誅戮敵議者之不暇豈忍爲是事哉公之讜論非惟直截忠誠惻怛如此錄言行

戊午　天朝徵兵金將軍應河以助防將仍授宣川郡守隷副元帥金景瑞摽下臨發與其家人永訣處置後事封識印信授郡吏曰遇賊我必戰死不可佩往云已未隨都元帥姜弘立領軍渡江而西天將劉都督喬游擊前行我國左營次之中營又次之右營在後喬劉兩兵大敗遂與我軍相戰右營將李一元先遁餘軍潰裂遂犯左營公獨當力戰敵兵或進或退者三喬游擊敗還中營望見而嘆曰平地上以步軍支吾鐵騎乃如此稱不容口未幾大風忽起烟塵四塞敵兵乃闌入陣中將軍獨倚柳樹下射必洞札應弦而倒矢盡持長劒擊殺尤多劒折不得復擊忽有一槊從後刺之仆地死者日已久皆腐爛惟將軍顏色如生右手握刀柄不解故人猶不敢近前云名臣錄

辛酉遭陽之變跡菴任公蓋不食者累日矣有僧踵門求詩公題其軸曰山僧忘却世間事他事雖忘此可忘聞道遭陽陷于賊吾今不食斃中腸公嘗愛駝湖有遊賞之志是年秋有後適在江上以書奉邀公答曰夫上流

吾樂也又得吾弟為主人固不待請而往顧道陽已陷于賊也天朝之路不通左衽之辱將及此正吾輩痛哭不欲生之日也又何心遠遊哉然天之假借堯逆必不久矣安知不即就撲滅也然後浩然相得於江湖之上鼓枻而為滄浪之謳信可樂也自是公憂憤每形於色天順土木之變河緯地感慨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我輩雖外國陪臣豈可恬然不與其憂常處外寢烈士志行前後一揆 言行錄

仁祖大王二年甲子冬以西事日棘拜宜春君南公以興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兼兩西巡邊使鎮龜城行宮丁卯正月賊兵夜渡鴨江陷義州列郡崩潰無敢嬰之者公以安州為賊路必守之地率隨營裨三百兼程疾馳僅入城門賊之先驅已渡薩水薄城下矣與虞候朴命龍牧使金浚及本州中軍梁晉國千總柳忠恕等為守城計時倉卒號召城中軍民合主客老弱不滿數千不待與敵相角城中人已知其必不保然公與諸君惟以忠義相激厲誓同一死降將弘立蘭英叛人潤時在賊中吹唇鼓頰叫噪於城外曰強弱之勢衆所共見與其城陷而魚肉曷若和好而全安公厲聲應之曰吾等受命守城一死職耳豈忍為汝輩賣國偷生自以為得計

哉城中人益知公有必死心皆爲之感泣敵知城之不可以虛聲下乃縱兵合圍肉薄登城公與將士飲血裹創終日拒戰及暮敵始退翌朝以城東隅低且夷易攀援簇矢攢射驚散其守卒萬足齊躍一擁而上公登譙樓射賊矢既盡將燃火藥自焚揮去從人惟軍官鄭延祿寧遣官奴執靮者愛男二人攀檻不去曰公既死國我當死公與之俱焚 忠愍祠碑

金公良彥世居平壤其父戊午深河之役死於牛尾嶺公北望長號幾死復甦三年之後常爲素服不與人戲笑宴樂大書復讐二字佩之丁卯入守安州屬於兵使南以興唾手抵掌曰此讐可復吾死有日矣適逼城下城中泣懼公謂主將曰事在危急背城血戰決一死生豈可臨敵苟免乎堅守信地顧謂其徒曰惟有一死不失爲忠孝鬼豈可退一步幸生也皆應曰諾俄而敵兵梯城矢下如雨公手挽勁弓射殺甚衆敵不敢近前回視中營烈焰冲天公曰主將已死當竭力巷戰以償此心耳矢盡持鞭棍奮迅擊殺敵兵散而復合公大呼直前被十餘創四顧無援遂投池水而死 名臣錄

中朝有遼瀋之役徵兵於我廷議難之李忠定公曙奮然曰義何忍此再陳疏不報人皆曰義士也又何文之能

也戊午賊臣謀廢母后率百僚庭請公曰其母曰國每
請廢義不忍叅老親在堂將奈何母曰爾志能如此則
無以我也公竟不與焉名臣錄
田霖國朝名將也稟性果敢過於剛忍然清節冠世博通
經史少時與二三同志上寺讀宋史至秦檜矯詔班師
憤忿不能自已持弓矢推窓而出令沙彌脫其所著之
巾掛之沙門之上彎弓引滿連貫兩矢還入而坐曰今
破賊檜之腦庶可快活矣其忠憤疾惡因此可見松窩樵記
丙子錄云十八日禮判金尚憲入備局見降書手自盡裂
失聲痛哭聲徹大內謂崔鳴吉曰先大夫頗有名於士
友間台監何忍爲此等事耶崔鳴吉微哂曰台監裂之
吾輩當捨之遂乃收拾補綴兵判李聖求在傍盛怒而
言曰台監從前斥和使國事至此台監可往虜中矣金
曰吾欲死而不得自決若送虜陣得其死所則是台監
之賜也仍出寓舍逢人必哭泣涕漣如自今日始却食
自期必死鴻浦羅公所說
前右相金公尚容在江都圍城中脫之以給家奴曰國
事至此我當死矣汝以此衣招魂歸遺兒子輩遂登南
門樓置火藥於坐側放火自焚死子戶曹叅判炫先等兵
退後奔往江都城樓已爲灰燼骸骨無可尋處以遺

衣招魂而來全相可謂從容就死矣竹窓閑語○清陰先生所撰碑文曰賊至城下公知事不濟解所御戎衣付傭人登南城譙門積硝磺其上放火自燒一孫一奴皆從死

敦寧都正沈諟以蔭官累歷守令在江都聞胡兵圍城謂其妻曰我世受國恩今者國亡何以生爲我當自盡妻曰君若先死我何忍見今先死君斂吾身然後自處即搜着潔衣自縊死沈君斂其屍遂具朝衣北向再拜而縊死可謂節義獲成矣上同行狀云賊兵渡甲津之日公親瘞先人神主於屏處手自書疏曰老病臣敦寧府都正沈某上言于南漢山城主上殿下宗社已亡事無可爲臣與夫人宋姓同死誓不負厚恩下端書大明崇禎年月日臣某着署畢整冠帶北向痛哭四拜夫人亦梳洗服新衣手自結束巾襪舉家驚号抱持竟日不舍公據理開誘嚴辭斥絕雖子孫至情不得救解終成其志大駕還都外孫朴某以遺疏投進答曰省疏予甚悲嘆爾之祖父從容就死古所罕有深恨其平日不能大用也仍下教于政院曰國家於沈諟別無深恩厚澤而臨難死節先於重臣若非大賢何以至此其妻宋氏同死之節亦甚可嘉并爲旌門子孫祿用以表其忠烈

李掌令時稷丙子之亂與趙翼尹棨謀聚義旅事未集尹公死公曰必欲以江都爲敗者是吾死所也即至嘆曰人謀不戕雖有天塹安可恃也唯有一死耳及清兵渡江檢察使慶徵敏求留守紳爭船遁去仙源金相登譙門自焚公謂太僕主簿宋時榮曰吾輩讀古人書今日到此尚可偷生乎作書屬兩僕敗付長子言後事甚詳且寄一詞曰　宗社淪亡萬姓魚肉義不苟活甘心自

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辭氣從容若平生宋公先決公
抱持大哭自臨爲殯鑿兩坎而虛其一命僕人殯我於
是解衣授館人以此爲斂他日使吾兒得以收葬常以
弧弦寘袖中用以雉經僕人泣止之公揮去曰今日之
死榮也 名臣錄

尹公祭丙子乞外得南陽是年冬娶婦於湖西委禽之夕
聞邉警不待朝馳四百餘里未三日至府 上入南漢
公對衆大哭激以忠義人多感動者與同志士大支謀
舉兵勤王清兵猝至軍潰遂被執迫之使跪罵曰頭可
斷膝不可跪誘使隨從復罵曰死不從汝速殺我亂刃
交下身無完肌一奴一僕俱從死南陽人脫俘歸者類
能言之如一口 上同

洪監司命耆義州告急書至入慈母城聞清兵過平壤即
檄副元帥申景瑗兵使柳琳會兵入援及聞南漢受圍
元帥敗沒從柳琳俱行公先發琳說公母輕動公按劒
斫地曰君父危急敢發此言吾寧進死不欲退至全化
軍于縣南栢田山敵以大兵繞出山背衝陣麾下欲扶
公避之公笑曰我何往今走亦死寧死戰公麾下六人
皆戰死公擁胡床不動取符印授小吏曰此吾死地然
此物不可失汝必藏去取筆作一行書付侍者蓋與老

母訣諾也身中三矢自拔之引弓射之又拔劒擊之遂
遇害公嘗曰和議之末事必不測士君子立心當於此
驗孰如魯連蹈海潛菴抗章哉或曰殺身何可易言公
曰男兒當死不死復何足觀蓋公之志素所自期者然
上同

李忠翼公時白方面竹須能兼六人力性又忠信敦確獨
於文章甚推雖學史記於白沙學杜詩於石洲皆以全
秩痛讀猶未達也靖社時延平諭其義不果從後問於
金元亮明叔曰此湯武之舉也於是始從之丙子扈駕
南漢山城力戰挫敵城中倚以爲重及回鑾未幾仁

祖聞公家有芍藥異種命東山別監往取之公大痛曰
今日國家至此此何等羞恥而使 聖上反取此物臣
之罪大矣遂對使者以斧截其根示不可用其忠慤蓋
著後果入相爲一時完人南溪記聞

崔公震立丙子爲公州營將居數月南漢被圍方伯鄭公
世規率師勤王愍公年老以黃珀代之公慨然曰吾老
不任將能任行耳遂揮淚從行左右爲之感動至龍仁
儉川監司在後公在前鉄騎勢如風雨軍中無人色公
植立不動射矢盡顧謂從者曰爾等不必從我
我則不離此一寸而死爾其識之事定諸孤得公屍於

其處矢集如蝟面如生 名臣錄

丁丑正月二十三日夜三更賊自西城李時白所守之處潛設雪猱踰入之際去城纔一尺許守禦使軍官先覺之恐驚衆蹴守堞就睡之卒曰宣傳官巡邏者至矣睡卒皆起然後潛言賊踰之狀以此軍卒不爲驚散倉卒未及發矢先以大石擊下次用碎磨鐵絲之以炮矢賊大挫自却夜黑初不知所殺多寡翌朝視之則賊曳屍而下氷雪之上血流如渠一面山河盡爲赤色可知其死者之多也守禦使李時白初以軍卒皆無被甲者死生當與共之不被甲胄 上屢遣內官勸被甲胄終不承 命手射片箭發無不中及賊矢再中臂然後臂瘡不堪著桶兒乃以長箭射之亦無虛發明日使人拾箭於戰場三人滿負而歸時白所射之箭殆盡沒羽而賊曳屍之際輒拔其箭故血點付箭而凍者甚多蓋時白所領者乃京畿嗔軍不教者也而居家甘苦一如共之故竟得其力 羅鳴浦丙子錄

丁丑正月二十七日當事者持書往敵營書辭秘世莫得以聞鄭公縕憤曰主辱至此臣敢愛死晨起痛哭正其衾枕而卧拔佩刀刺其腹侍者開衾視之則刃沒腹矣驚呼而拔刀鮮血迸出氣咯咯絶者良久朝紳相識者

忠義 清廉 定力 正心 儉約 操守 公正

戚来救　上聞而斯惻遣內醫救藥公既病不能從駕出乃使人執筆口號一劄以陳處變之道義理爲主不雜利害當是時公不死而殊氣如一髮而尚不忘愛君以德之心惓惓然猶恐吾君之舉不得有辭於天下後世乃上瀝血之章可不謂忠乎二月公卧篋輿而南下處其家曰吾不死於南漢以答國恩何面目自安妻子之奉遂入德裕山之南麓某里谷結茅舍易秫田以度朝夕

碑銘

丁丑春朝廷用主和者計執送斥和者三人洪公翼漢首與焉丁丑六月二十五日始到瀋陽三月初五日汗盛其兵衛招公以入公方食顏色自若進食如常顧謂從行蒼頭曰汗必戮我我志既定今日我死矣俄而列卒傳呼催入甚急遂繫公兩手而迫促之公步履從容無少動其心蒼頭恐其益怒亦從傍促之公笑曰男子到此當從容就死何必聞其命而有汲汲者乎及至庭前屹然特立左右群胡皆起立汗即命解其縛謂曰何不跪而倨傲若是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乎汗曰汝何先背盟而抗疏斥和使二國成釁乎公曰爾國與我國共約爲兄弟而反欲稱帝先背之失在於汝乎在於我乎汗辭屈良久曰汝既首議斥和則其志必欲殲滅我類

而大軍之來不迎擊反爲我所擒窮蹙若此乎公曰我
之所爭者只大義而已成敗存亡不須論也若使我國
臣民一如我志則爾國之亡無日矣即解衣投地曰聞
汝國刑殺必臠咼云何不速臠我仍索筆書示曰　大
明朝鮮國縲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
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焉天四海之內皆可謂兄弟而
天下無兩父之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
直截爲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
帝心以爲若果渝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
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
子哉況爾國之於　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　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
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
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
當盡忠孝而已上有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全安之今
王世子大君皆爲俘老病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
陳以致國家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矣自究乃
罪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宗所甘心血一釁鼓魂去飛
天敢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此無所言惟願速死速死
汗使解字漢人翻釋而聽之顧謂左右曰難矣哉此人

也仍出視公斥和疏曰吾豈不可為皇帝耶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豈可為皇帝也汗大怒令二胡扶公兩腋而
出二胡乃其國刑人者云斥逐其蒼頭拘之別館使不
得審其所處後以鞍馬衣衾等物付譯人金汝亮并與
蒼頭而還之蓋公抗賊之書既張超所傳亦公之蒼頭
終始不離收得公日記且目擊而悉傳其鞭概故詳聞
顛末而至於假撻輩又多服公之義為我人道其事大
抵皆如此云 行狀

林將軍慶業字英伯居忠州達川少以弓馬為業大丈夫
三字一不絕於口亦好讀書常慨然自嘆曰吾稟天地
之氣不為物而為人不為婦人而為男子惜乎生此偏
邦將局束以送一生也丁卯虜變朝廷與媾以却其兵
將軍時不甚知名奮曰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則將往殲
彼虜洗釼鴨水而歸耳 崇禎丁丑虜以我 王世子
入瀋陽又執斥和使洪掌令翼漢以去將殺之列路守
宰恐懼莫敢與語將軍時為義州府尹出迎執手曰士
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公名將與泰山北斗爭高矣供奉
甚豐又資送極厚談笑送別絕無嗟勞語時虜酋聞將
軍名必欲用之凡擊椵島及西犯必使朝廷為將而送
之將軍以訐誑虜一切墮將軍計中而不覺也至蓋州

矣時賊臣金自點當國殺之將軍臨死大言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我矣既死國人無不義而哀之

李士龍星州人以良丁隸兵籍　崇禎戊寅清虜西犯皇明赫索我賦自訓局別送精銃士龍與焉初至州點然逢點及行州牧親犒以送之酒食甚設士龍不食乃言曰聞以我等助虜攻　皇帝國我何忍食此我心已有所定矣仍自庭下直上州牧座或偃仰或箕踞州牧任之不呵既至錦州衛松山鋪虜與　天將祖大壽對陣交戰虜愛惜我兵之技精庇在馬鞍下以防矢石有裝砲而中者則輒有重賞士龍初放砲不丸虛發虜覺之捽出擬刃於頭士龍不爲動虜釋之而曰復敢如是耶汝若放而中者即有重賞士龍復如是虜甚怒而猶不殺至於三則虜遂刮斫以循之戒而祖將謀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兵罷許同伐收屍以歸

辛巳正月初八日博氏以其帝命邀　世子于刑部宰臣講院以下諸臣及上副使書狀官皆陪往則金尚憲申得淵曺漢英蔡以恒四人已自北館押致于衙門外質可王來到坐衙龍將比已加鱗泡文程等諸博氏及刑官齊會請于　世子坐于西壁宰臣講官一人及使臣

海中與　天兵相遇虜使其親信者數輩同載一船以
察事情將軍亦隨機出奇方其戰時使砲兵密用土丸
天兵發矢亦故使不及故兩軍一無所傷將軍忽使善
水者二卒佯墮水潛傳　本國忠悃於　天將之船因
通虜人幾密情形一日喟然謂同志曰平生素心正在
今日蓋以犯順為至痛極究欲投入　天朝也或曰豈
不好哉奈禍及　本朝何將軍遂歎息而止始虜所恃
以為西犯之計者將軍也及見將軍屢戰輒退遂為退
軍計使將軍由水路故國蓋不欲我師涉其境也將軍
曰我之思故一日為急豈不欲由水路速故但舟楫皆

傷敗且無粮食不由旱路無以得達虜將信之遂由虜
地而故既而虜追覺其見敗之狀又潛通　天將之事
發露虜脅我朝執送將軍將軍聞即束裝杖劒就道歎
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今乃無端就死於虜庭乎遂於
中路逃躲虜聞之益怒詰責　本朝本朝大索終不能
得將軍往來江湖間或與商賈雜作或混迹僧徒或出
沒城市而人莫能知也年月日得商賈船潛入　大明
地為天將所任用此後事詳載其日錄甲申北京破虜
人八據而天下為其區域將軍遂被執抗節矢死虜終
不能屈遂付　本朝使价出送身猶漢衣服而頭不剃

許入而使刑部官三人出大門外先問尚憲曰國王下城之日不爲隨來何也尚憲答曰臣子之情豈不欲隨行其時病重不得陪行耳又問曰果病重則何不來近地而轉往嶺外遠處乎答曰調理差歇之後始得下去耳又問曰病差之後則當來王京而終不見王直爲下鄉何也答曰七十致仕自是古事身既老病不堪從仕故如是耳又問曰不受官爵還送官敎何也答曰國王已知老病不爲收用別無除職之事還送官敎之說出於何處吾則全未知耳又問曰再師徵敎之時橫議傳疏何也答曰君臣之間有同父子凡有所懷不得不言身雖老病豈無愛君之心乎又問曰老病不能從仕則何暇上疏乎答曰從仕則筋力不逮而心有所懷何可不言乎但雖有所言國王不爲採用爾國之事以吾之言不得成者有耶辭氣凜然少無屈挫聽者縮頸鄭譯亦敬服傳語於刑部官時改爾國爲此處冀不激怒也次問申云云次問曹云云次問蔡云云刑官等一一入告于質可王則并令押入內庭其推問之事所答之言與門外問答之辭無異旋即出置門外質可王與諸人相謂曰金也果是望哥望哥仍嘆嘖不已清語望哥者猶云極難蓋謂極難之人故再稱望哥也相與密議後更

使刑部官三人立於門左謂曰四人也罪一撲當死尚
憲顏色不變舉止自若清人亦嘖嘖稱嘆稱以金判書
不敢名焉刑部便押四人還送北館待後處置云自此
北館牢鎖呵禁益嚴矣

癸未四月初一日龍將與噶林博氏來到　世子前曰皇
帝用赦俺等承命以來令李芿叱石招崔鳴吉　世子
曰金判書亦在北館云則龍將等曰此亦當赦又使朝
爾龍招金尚憲兩臣來詣後龍將招入庭中立傳帝命
曰爾等俱有死罪憐其老病且惜人命貸以不死矣今
者方施大霈也典故特為放宥宜置　世子館所近處
云仍令解鎖　世子再三稱謝則龍將令兩臣西向謝
帝命尚憲以腰病不為行禮龍將等強也則終不運動
以上春坊瀋陽日記狀啓曰龍將出去也時崔鳴吉別為致謝帝恩於龍將前金尚憲臥於其側龍將久久瞪視而去

公正

鄭貞節公甲孫性清直嚴峻子弟不敢干以私嘗為咸吉
道監司被召如京及還道見解榜子烏亦中焉公奮髯
怒罵試官曰老奴敢狐媚我乎吾兒烏業未精豈可僥
倖欺君耶遂鉤去也竟點試官　筆苑雜記

許右相琛拜吏曹判書公廉方正復有藻鑑掄選注擬咸

適其才人莫敢干以私亦無惡其屈滯者門庭蕭然無
異平昔前後掌銓衡者物論翕然皆以公為首 行狀

權叅判景祐為正言倡臺諫請黜任士洪言甚抗直士洪
乘夕抵公陽為不知者曰誰敢為此論者公直荅曰惟
我敢尔士洪氣沮不敢出一言而退 稗官雜記

金冲菴以刑曹判書嘗訪承旨尹自任 或曰副提學金絨云 其妻父
出揖曰拙壻未還請暫就席遂迎而上座既定其人語
及刑曹公事似有請托之色公遂正色移時不交一語
尹之來其人慚謝而入平生以為羞愧公固不敢干以
私者彼亦朝官而不知公乃如是耶宜見狼狽也 寄齋雜記

恒齋柳雲與靜菴同時為人曠蕩不檢為時議所不容出
為忠清監司題丹陽郡樓一絕云拾盡凶頑石平鋪清
淨流捕風囚海若然後放吾舟靜菴既敗奸流傳誦其
詩疑柳不容於清議而有此即薦擇為憲長柳即日拜
命徑趨禁府自門隙招靜菴字執手痛哭曰久謂事當
爾豈意至此極耶遂首論衮貞之奸且面折之未幾被
斥終身坎軻而卒 野史之流

成遯齋世昌庚辰以散班家居沉貞意其與清議異趣造
公茅啗以授諫長公恐其悅己乃曰庸駑豈堪其職但
前日國家罪白面書生實涉暗昧而北門密啓尤不正

之甚有言責者雖在已往當直諫以糾其失也貞色變
遽起及南袞鄭鄭文翼公復相有調停已卯之議是時
金安老倡輔東宮假抑沈貞宗濟其意公以副提學乃
奮然曰安老之為人余所深知今若得志必將誤國率
同僚劾之名臣錄

容齋李公與安老同在翰苑同入讀書堂披心自善者久
矣當南文景之率同僚請竄安老也公獨以為無名而
逐宰相不得無弊也至淨泣相送及安老之還入也其
子延城尉金禧連上其父之寃狀議于三公時公為相
以安老初被無形之罪今又年久當自上酌酌耳公之

意蓋欲使自便居任而已及放還夤緣復職締結躁進
以行膏臆其有嫌惡者竄逐殆盡公始悟其狀見安老
則斥言其陰私嚴辭峻責不少忌諱安老有慚色將以
陷士林於是朋比安老者謀欲搆陷每遣所親信探公
之意大司憲沈彥慶問于公曰外有浮言臺諫欲論相
公者此非臺中之言故臺諫欲自明云公笑曰若然則
吾為萬世之權臣矣臺諫豈可以此自明乎嘗於筵會
中有安老之黨謂公曰東宮孤單願叔為羽翼不可動
搖公曰國儲已定在朝之臣誰不欲為東宮死者朝廷
只有一安老乎及見其所著遣遇文歎曰小人情狀盡

在是耳決意斥逐子弟懼交諫曰請引疾避位以全門
戶公曰吾無先見之知不能防於未萌而又避禍以負
於聖明乎一身死生不足恤但恐奸人得志國事日非
也遂與領議政鄭光弼俱陳安老奸邪請竄之行狀
仁廟昇遐李芑鄭順朋等啓柳灌尹任柳仁淑等罪文定
王后召六卿以上入議權公撥曰方此初政務得人心
每事當以大公至正行之翌日轉爲兵曹判書尹任等
既被罪公獨詣　闕啓曰尹任固不足惜　王大妃於
嗣王有母之道若因此憂傷豈不爲大累　柳灌仁淑
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志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
皆曰國殺之也順朋大怨名臣錄
李賢輔爲慶尚道觀察使以監司職兼風憲而本道乃親
舊所在一開私謁之門政法所由以　乃峻立其防子
弟親戚無敢私候於公館
洪公曇拜兵判趙大憲士秀謂臺諫曰洪是我之心友然
洪之才優於吏書而不合於主兵盍論之遂啓適之即
往見洪曰茲事於君意如何洪曰我忝主兵決非所堪
隱憂多矣願君秉國論故恃而無憂人皆服趙之不私
而多洪之自知　祖宗朝公卿如是安得不治荷潭野言
丁舍人熿字季晦仁宙七月昇遐八月卜因山公抗疏以

為送終大禮自天子至於士喪制一定何汲汲於犯禮
也失乎繼有尹潔之疏有曰　殿下之臣惟丁熿一人
而已尹任除秋官長公與宋圭菴論之公適在告而停
啓圭菴仕罷訪公曰今日停啓終未免為上計也公曰
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戴何為出此言也圭菴慚謝
仁廟執喪踰制日就難全廷臣泣請有議特推入外舅
以冀動萬一者公獨奮然曰所議苟且無謂問君父候
一二大臣誰阻乎其入而必借乎彼哉當初尹任入侍
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悔見幾之明論事之正多類此
雪壑　謏聞

李構字成之中己卯春科即選拜檢閱禍作直宿政院下
獄旋見放翌日以史官入侍進啓曰昨日之事以為
聖明何至此耶其為魚肉乎在獄中相持痛哭此事出
於意外雖欲書于史草不知其根因也　上曰事之根
因史官欲聞之矣其日洪景舟等聚于神武門外予謂
不可會于此處故令自西門而入也史官權輗啓曰如
此之事大臣當會于都堂白日之中為之可也夜則陰
也晝則陽也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中夜舉事甚未便神
武門亦非舉事之地也　上不答　黃兌記事

洪景憲公暹拜大司憲時議定垂簾之儀　明廟坐于簾

內公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目咸覩今者慈殿在簾內殿下縱不得坐北宜出坐簾外以臨群臣即允也

李後白爲銓長務崇公論不受請托政事可觀雖親舊若頻往候也則深以爲不韙一日有族人往見語次示求官之意後白變色示以一小冊子多記人姓名將以除官者也其族人姓名亦在錄中後白曰吾錄子名將以擬望今者有求官之語若求者得之則非公道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其人大慚而退後白每除一官必適問其人可仕與否若誤除不合也人則輒終夜不眠曰我誤國事時論以後白之公心近世無比

栗谷外溪記聞曰李青蓮後白爲冢宰門不受私謁雖堪爲百執事人或私托則必絕之惜人才者多病之病之誠是也其視惟貨其吉而門如市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白休菴仁傑乙巳拜献納時鄭順朋李芑等啓竄尹任罷兩柳而不列罪名公謂同列曰以密旨罪人不正甚矣聞者縮頸無敢應公獨啓曰今內降密旨于元衡罪尹任等三人外戚奉密旨行事何以示後元衡承順內旨使國家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大司憲閔齊仁聞內旨也下向候二三宰臣之家有同傳令軍卒諸臺諫遂巡觀望皆失言責請具治罪文定震怒下公于獄順朋也

子濂諫其父救之文定霽威適故坡州 名臣錄

黃秋浦以都憲入侍筵中有發崔永慶事而探試 上意者 上曰其時委官不得其人使予千載不免殺士之名公即對曰庚寅春臣適忝正言而忝鞠鄭澈雖或有率爾之失必稟 上旨無一事自擅永慶之獄雖在臣出門之後而聞有救解之事云 天顏變色仍命罷對蓋景席疏未入之前已有幾微也 年譜補遺

己丑年黃思叔為臺諫劾公舅時論非之黜黃補外其後又將加罪竄謫公乃為黃且之伸救力至處心之公也

辛卯年洪汝諄為都憲追擄梁千頃獄事將以極罪論松江梧陰公為諫長力止其事只為竄黜而止為所守之確也 漢陰遺事

張豁谷維為銓長時有一戚畹將與勳相結婚勳相欲其引入銓曹屢以為言而其人雖有詞華不厭人望公以公議至嚴己不敢專終不許人以是益賢之秉心如此故其在銓部也凡所注擬進退一循公論人亦不敢干以私 謚狀

洪公龜祥與其弟致祥同受業於栗谷先生嘗曰吾兄弟自少侍先生受學至長未嘗見其與人有私語密言先生嘗謂學者曰士君子持心處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

得以見之真可謂言行表裏如一也 東儒錄

任踈菴癸亥還朝即入侍從士大夫虛己待之校理沈光

世白于 上曰任某與嚴惶金地粹皆以叅下官坐直

道廢錮十年宜陞六品以優之上許焉翌日公入侍言

臣曩日被黜初不坐直言不合以此蒙賞金地粹丁巳

献議未爲殊異亦豈可濫賞乎又上疏固辭 上允之

以沈先世論事失實 命考察是時設 即所大科初

試考官多以不謹被責公爲持平欲因此痛革廢朝鬻

科之弊倡義力論請盡罷其榜連數十啓不已 上竟

從之時生進會試已掛榜壯元趙壽恒李行進等皆公

學徒公無所顧惜 言行錄

科舉錄名時四館秘於所識士子不以投牒先後聯次或

不收牒直錄其名公在末席請一切已之諸僚或諾諾

既而違約循舊習公即收錄冊袖之曰此細事耳然約

定而背之非也諸人笑曰何至是今此仍舊無妨公終

不出冊長官大怒以末官抗右位不恭使受面責公恭

謹依行終不出冊諸僚不得已從之 上同

樂全漫錄云臺官朴炡欲論趙希逸而托以動搖大臣爲

目蓋趙嘗以先君不背搭當國事爲言責雖意也先君

聞炡之論大驚邀炡極言趙之不可論朴不從直趍

閣下論趙而首舉動搖大臣之罪且數其昔年居鄉之
失先君三上劄明趙之無所失以進退爭之趙抵遞職
尋見叙樂全東陽尉其先君即象村

吳忠貞公允謙自少不汲汲於進取而雖爲親屈而屢舉不中
故三十年癈居丁酉自平康任所因事往巡營適科期不遠
被方伯徐公渚敦勸黽勉赴舉中別試內科榜未出即啓行
還縣洋人持榜目追公於中路巧達先去而路人多傳言平康
登第公若不聞知而神色自若聞者皆服其雅量年譜